

松
鶴
山
房
文
集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七目錄

論

徵聘總論

鄉舉里選總論

薦舉總論

對策總論

木宿山房文集

卷之二

三

七卷目錄終

徵聘總論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然國家欲遺大投難望之以坐論變理，則未有不自重其身而足以大有爲者也。版築磻溪尚矣。三代以來建元之安車蒲輪，後世以爲盛事。申公雖未竟其設施，然爲治不在多言。數語不獨切中一時，而萬世論學論治之要不外焉。東漢樊英之對近於不恭，而順帝之優容反增盛德。嗣是徐稚姜肱先後受徵，皆盤桓不至。雖終身卒無所建明，然難進易退，峻節清標，實倡末年諸君子。

節義之氣士人之出處其關於國家亦豈少哉東晉
崎嶇播遷之餘而翟湯虞喜戴逵先後丘園自高頻
辭徵命獨殷深源本無濟變之才而丁艱危之季始
則養望太優終乃損名已甚向使幸際昇平從容諷
議恬淡修謹亦何至覆餗貽譏一至于此哉魏世祖
起於朔漠而盧元高允游雅等皆以名德蒙徵召允
卒爲一代之元臣庶光弓旌之典矣唐以科舉取士
而李渤以著作郎徵其所建白亦差有可稱焉宋至
高宗始徵布衣譙定處士尹焞皆入講筵其後王忠

民之忠節張志行之高尚胡憲之力學皆賜出身俾
教授本郡其於勵世磨鉉亦庶幾矣元世祖中統之
初卽召許衡劉因吳澄揚恭懿等多一代大儒雖未
能卽究其用而鼓舞一代之人才實有裨焉明太祖
初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先生及下江南得秦從
龍下金陵而得陳遇文學政事皆爲一代之冠而陳
遇先後條對治道屢承優渥官以學士尚書而始終
不受以布衣老遇不肯屈其身以受一官太祖亦終
不以一官强天下士皆可爲千古之盛事然諸君子

皆元季播棄之餘則謂季世天下無才未敢信也嗟夫取士之典至於糊名易書其以愚不肖待天下者可謂已極乃法禁稍疎而主司苞苴士子關節無所不至廉恥之存者有幾然則訪求泉石高蹈之流特行徵聘之與其或高尚不出則加旌獎勿以朝命困之使天下望之如神龍威鳳可尊而不可狎庶乎有志之士有聞風砥礪者乎司世教者安可不加之意也

鄉舉里選總論

徵聘以待天下非常之傑。至于中材之士，則急復鄉舉里選之制爲宜。夫鄉人好惡原不足憑，然古者取士必于鄉，故人于宗族親黨所在皆有恂恂恭謹之風，而消其桀驁之氣。自專行科舉而浮薄之徒得一第，輒陵轢其父兄。至于鄰里鄉黨，不聞有賙恤之施，而反供其蠶食風俗偷薄職此之由乎？按周制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

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則自王太子王子羣臣之太子鄉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選造皆與焉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後世進士之名自此而始而童子之試與選士同賢書之升與俊士同明時國學之設合舉監官詹皆在其中與造士同其不同者則古人以三物賓興其公論出于鄉後世糊名易書之試則其權在有司而稍具俊穎之資皆得凌躡輕浮謂立致公卿我得以自主也夫三物首六德所謂知仁聖義中和者豈

可望之中材以下之人哉。然以此程人必無暴慢。豈凌得與其選者可知也。次六行則曰孝友。姻睦。任卹矣。論人以此。猶有悖其父兄。驕其鄉黨。而覲顏自詡者乎。至若六藝之教。古人以爲小學。而聖門七十二子。號爲兼通。蓋能如此。則文事武備。兼優鉅細。精粗皆可適用。豈猶有迂疎而無當者乎。然則古人之責於士者。如此其詳。選乎士者。如此其謹。後世徒以數行空疎無用之語。取其明通。而士亦以此自矜。不可一世。不得則詬誣怨咨。不能終日。欲求道德之一風。

俗之同人才之盛又何日之有也流俗積弊不可遽
回人情習爲固然難以立革或者入童子試之始必
由里鄰宗族推舉端方謹厚孝友著聞之人其素行
無賴寡廉鮮恥者不得與試雖人情矯僞百出別有
欺世盜名之術亦未可知然與其甘心爲匿喪捕博
之徒寧矯飾爲割股蘆墓之行至於敦實尚而去虛
名則在主持風化之先達縉紳以身倡導而講明之
又非徒恃法令所能變其萬一者也

薦舉總論

大臣之義莫大於以人事君國家取士之途自特徵鄉舉之外大臣之薦揚安可已哉三代尚矣春秋如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祁奚之於解狐與子午其事皆可爲千古大臣之法漢興而蕭何之於韓信魏無知之於陳平皆草昧之初君臣無猜得以共勦大業嗣而吳公之於賈誼馮唐之於魏尚田叔之於孟舒揚得意之於司馬相如先後皆卓有樹立獨至公孫弘開閣設館名爲禮士而史氏未嘗稱其所

舉何人其所賓禮亦未聞有所稱述於世固知虛懷下士爲國求賢非外寬內忌曲學阿世之徒所能矯飾也嗣是而鄭莊韓安國皆以好士推轂名重一時而張安世以所薦之人謝己則大恨而不受其私謁斯又大臣遠嫌之義庶免植黨懷私之謗者乎光武詔三公至州牧歲舉茂才孝廉而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察舉蓋恐其延訪未真而薦舉至此亦漸有法矣伏湛之智略薦於杜詩謝夷吾之德量薦於第五倫龐參之勇略劉愷之德望薦於陳忠樊準董瓊之

樂道清亮李固之潔白忠貞薦於郎顗。邊讓之通達。
皇甫規之威重薦於蔡邕皆嘵有聲稱而左雄薦周
舉爲尚書反爲所劾而雄自言其過舉之不阿雄之
虛受殆與范文子韓厥先後爭烈者矣晉羊祜舉杜
預立平吳之功謝安舉其兒子成淝水之烈祐以拜
爵公朝謝恩私室爲非是有所進達而人不知安則
遠衆舉親而兒子亦不負所舉斯皆公忠報國之風
可法可傳者也唐太宗責羣臣舉賢而封德彝以未
有奇才對太宗曰君子用入如器各取所長正患上

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才哉太宗之言宜乎其驅策智勇宏濟大業者乎不獨封德彝歟於一時後世人臣聞此安得不撫心而自愧也至於因常何而得馬周其虛懷咨訪至此天下豪俊何一不願輸誠輦轂致君堯舜者哉狄仁傑處女后之朝而先後薦達如張柬之桓彥範婁師德姚元崇等皆身歷將相桃李一門卒成反正大業爲國薦賢如是庶幾無愧者乎崔祐甫除吏幾八百員多出知交李絳謂但問才器與官不避親故蓋心果無私故可行之不疑瞻徇

者固不得以之藉口也。李吉甫令裴垍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蓋吉甫知垍之明，故可信垍之篤。昧者亦不可以此濫觴也。宋初趙普薦士補牘不休，得請乃退。蓋開剏之君臣，故得行之。此後則奸弊漸多，嫌疑亦起。天禧罷朝臣舉官寶元康定則罷常參薦舉熙寧則倚監郡舉官寶罷之。然呂蒙正之於夷簡，則舍子薦姪不以爲疑。范仲淹之於狄青，則拔大將於行伍不以爲忌。卒之兩人皆致身將相，勳業爛然，足爲竹帛之光。他若孫忭之薦唐介、吳中復而骨鯁

成風韓琦屢薦歐陽修而文章華國尤袤楮萬里薦
蔡元定而理學亦得表章斯皆有宋一代人才有可
稱述者乎明初停科舉而行薦辟宋濂劉基等四先
生率由薦舉嗣是而李文忠薦王禕徐本陝桂彥良
茹瑋薦劉三吾秦從龍薦陳遇其文章學術政事皆
超出一時此後科舉法立薦舉之風遂衰曹石用事
欲倣蔡京名楊龜山故事始薦吳與弼不久而歸巡
撫朱永薦陳獻章僅列詞館薦者未必皆用用者亦
不復有所建明豈非資格過拘而縉紳習尚有不可

挽之勢哉嘉靖南郊下詔言祖宗朝雖定科貢之法而薦舉亦重並列於三途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修實行大哉斯言庶幾洞悉科舉之弊人才之衰矣而所舉只文徵明葉幼學等以末員終隆慶命撫按搜討境內人才而趙蒙吉張弘道等以薦授國子學正萬曆初勤政求賢召舉人郭元錫等而南昌守范沐薦布衣章潢巡撫郭子章薦舉人來知德其學行皆有可觀亦止授翰林待詔蓋自中葉以來雖薦舉時

行。欲。比。隆。漢。唐。宋。之。人。才。一。二。亦。不。可。得。積。弊。成。風。
一。至。於。此。使。爲。君。相。者。大。破。拘。繫。之。習。以。虛。心。卓。識。
訪。天。下。之。英。才。自。當。有。非。常。之。士。出。而。彌。亮。天。工。以。
成。大。業。者。毋。徒。襲。封。德。彝。之。言。爲。天。下。萬。世。所。笑。也。

對策總論

自漢以來對策之士或緣公卿之薦或因州郡之舉然必待天子親策之後以一日之優劣爲用舍則薦舉鄉舉之外又別爲一途矣按漢書文帝十一年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親策之而鼂錯爲高第自太子家令遷中大夫此廷臣以薦舉而對策之始也武帝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親策之而丞相綰奏詔賢良所對皆治申韓蘇張之言悉按罷此則內而公卿外

而郡國兼舉之始也至元光元年令郡國各舉孝廉一人詔策賢良而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此由鄉舉里選對策之始也然按董仲舒本傳其議遼東高廟事得罪在建元之六年則其對策當在元光之前按公孫弘本傳弘於建元中對策按罷至元光五年詔徵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業者薦川國復推弘弘以前不能願更選而國人固推弘遂至太常策上天子擢爲第一是弘之對策在元光之五年又非元年漢史之矛盾多訛可知也鼂錯所對之言無他奇策雖

言五帝神聖自古莫及則躬親之欲文帝躬攬大權而已其文章較之兵事之陳不及遠甚公孫弘所對亦多膚廓之詞雖董仲舒論災異謂天心之愛人君足以悚動君上之聽嗣是魏晉隋唐以逮宋元雖代數舉行而人文之傳者鮮北齊樊遜天保五年之對其立議正大文章亦閑麗典核史氏錄之良可觀也張柬之幼負王佐之名其自清源丞以賢良召年七十餘而對策第一當有鴻論偉議奈何闕其文乎雅劉蕡以直言下第較之獲選者有光正不止桂林一

枝峴山片玉矣夫士修之家獻之天子之庭一旦得披瀝以効拜屨使於當世之利害時政之得失洞悉於中而出之不亢不隨足以動人主之聽亦庶幾以不負所學者不負天子若依阿詭隨以希一日之苟得他日之立朝又何論哉孔文仲以忤時政不得推恩牟龍應以陳國勢艱危調定城尉將以直言求仕而以直言黜之當國者能辭其咎耶至若褚丞亮安國寺之被拘長揖不忍言上皇少帝之事較之鍾儀南音尤加楚痛又非承望風旨之徒可同日語矣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八目錄

說

河圖圖說

洛書圖說

解

知鬼神之情狀解

答

乾象志問答

松鶴山房文集

卷之八 目錄一

八卷目錄終

河圖圖說

按易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所謂河圖理數之大原也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地以十成之此河圖五行生成之數也一爲太陽居北二爲少陰居南三爲少陽居東四爲老陰居西東北陽方故一三皆位陽西南陰方故二四皆位陰東南物之始生故二少位於東南西北物之收

成故二老位于西北此河圖四象之位也。一六爲水居北左旋而東則水生木又旋而南則木生火又旋而中則火生土又旋而西則土生金此以其運行之序言之左旋而相生也。北方一六之水尅南方二七之火西方四九之金又尅東方三八之木此以其對待之位言之又未嘗不相尅也要而論之理數之原一而已矣。一者太極也二之則爲兩儀四之則爲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生數至四而備矣。一合四卽爲五爲五行故五者數之中也自五以後生數皆合。

五以爲成數一合五而爲六二合五而爲七三合五而爲八四合五而爲九成數至九而備矣而五倍五則爲十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卽爲蓍策之數所自起故十者數之終也五爲數之中故于成數之中減其生數皆得五十爲數之終故以生數合成數又皆得十蓋太陽居一而連九太陰居四而連六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就其所居之位言之則生數太陽成數配以太陰生數太陰成數配以太陽生數少陽成數配以少陰生數少陰成數配以

少陽而就陰陽老少各分計之皆得十焉此皆天地之自然非人力所能損益也萬物統乎天數始乎一乃以一二三四分屬於天地何也天地之大不外乎陰陽陽奇陰偶分之自各有所屬也五行皆生于天地乃或天生而地成之或地生而天成之何也萬物皆生陽合而有生而所生又各自有陰陽皆由得氣之初陰陽或先或後水先天陽而後天陰故體陽而用陰火先天陰而後天陽故體陰而用陽木由滋潤而後焦枯先天同水而後天同火也金由煅煉而後

融液先天同火而後天同水也。以至人道有男女飛走之有雌雄牝牡。其先後天皆可類推也。五行之生有先後數有多寡何也。凡物之生皆自微而著。由清而濁。數之生皆自少而多。五行水最輕清而火次之。故一六水而二七火也。木則形堅金則質重土則最大而最濁矣。故三八木四九金而五十土也。太陽以一爲生數最少。以九爲成數則最多。太陰以四爲生數最多。而以六爲成數又最少。少以三爲生數次多以七爲成數次少。陰以二爲生數次。以八爲

成數又次多何也。生數主氣成數主形。生數先天而成後天。論氣則太輕清而太重濁。故太陽一而太四。論形則太陽有餘而太不足。故太六而太陽九也。論先天則陽強而陰弱。故陽三而二。論後天則陽主洩而陰主收。故陽七而陰八也。老陰之位從一二三而不論六七八九何也。由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象。皆先天之事也。故當從生數也。筮老之取六七八九而不取一二三。又何也。分二而掛一而八九。而不取一二三。又何也。分二而掛一而

皆後天之事也。故當從成數也。揲筮老陽取九而不取七。而老陰則取六而不取八。又何也。卽太陽有餘太陰不足之說也。而不止此也。凡陽屬天。天形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凡陰屬地。地形方方者徑一而圍四。揲筮以四爲數。所揲之數以一四爲奇。以象天。以兩四爲偶。以象地。如三揲皆奇。取徑一圍三之義。則三三爲九。爲天矣。天用其全。故不用七而用九也。如三揲皆偶。取徑一圍四之義。則三四爲十二。爲地矣。地用其半。故不用八而用六也。且所揲者九。而過揲之。

數亦爲四九三十六所揲者六而過揲之數亦爲四六二十四是揲筮老陰老陽不必皆因河圖而自與河圖暗合此所以爲理數之自然也至若河圖言五行而伏羲因之以畫八卦河圖五方而先後天之八卦又皆分爲八方又皆與河圖各有所合又當卽橫圖圓方圖詳析分疏其義始見故總其大略如此

得一道人曰義本前人參以己意明白曉暢如印泥畫沙無模糊影響之談亦無牽合附會之語方是作說手筆

洛書圖說

楊子道聲洛書別論曰。洛書之數起于一。中于五。窮於九。五建極於中。爲衆數所取法。自五以下。皆爲生數。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自五以上。皆爲成數。爲九爲八。爲七爲六。生數與成數相間而立。以成右轉之形。夫數始于一。一合中五而生六。六合一而生七。七合中五去十而生二。二合七而生九。九合中五去十而生四。四合九去十而生三。三合中五而生八。八合三去十而復生一。運行無窮焉。而其相合相生之法。凡

奇數則合中五以生下數偶則合前位之奇以生下數偶從奇奇不從偶也奇必生偶偶必生奇陰陽互根也中五建極奇偶相生而自右之左法自然之運此不同于河圖之不分奇偶皆合中五而爲數也至其對待之法更有大異于河圖者河圖奇偶重列以相對洛書則單列以相對奇對必奇耦對必耦以中五爲之綱而餘數相伍以列及計其對待之共數莫不各倍中五以成十而十已默寓于衆數之中矣楊子道聲合前人之論而總括之如此其說已極明備

今按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相爲表裏夫子之言可據後人以洛書至禹始出其訛固不俟辨至若天一地二章所言皆河圖而不及洛書蓋緣蓍數取于五十故獨引河圖爲言至由兩儀四象而生八卦則圖書皆其根本而先後天八卦之位配之洛書尤其易見者也洛書自北之西一六之水尅二七之火火南行尅四九之金金東行尅三八之木木轉中尅中央之土土北行又尅一六之水此洛書之右轉相尅異于河圖之左旋相生者也至

以其相對待言之則東南四九之金生西北一六之水而東北三八之木生西南二七之火是洛書之對待相生又異于河圖之對待相尅者也要之生之中有尅尅之中有生十之數不外九之用九之數已備十之體四正已備乎四隅四隅不外乎四正四正四隅皆本于中宮兩儀四象皆根于太極此則河圖洛書之所同而續未嘗異者要之言乎理則一言乎氣則二言乎象則四言乎行則五由是卽一奇一耦以生八卦六十四卦而先天後天爲方爲圓皆從此起

焉是又當卽諸圖分析求之以詳其義者也

知鬼神之情狀解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以易中陰陽二氣之聚推其所以始則可以知生之說以易中陰陽二氣之散推其所以終則可以知死之說說謂言其理也耳目之聰明爲精口鼻之噓吸爲氣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有物故爲神精滅則魄墜于地氣絕則魂遊

于天人之死也魂與魄離而爲變故爲鬼蓋在生謂之精氣在死謂之魂魄離合聚散屈伸往來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然要不出于易之陰陽可以知也蓋精也魄也皆陰之屬也氣也魂也皆陽之屬也精氣爲物陰陽二氣聚而爲神也而神又陽之屬則精氣者陽中之陰陽也游魂爲變陰陽二氣散而爲鬼也而鬼又陰之屬則魂魄者陰中之陰陽也人生謂之氣死謂之魂乃夢中不謂之氣而謂之魂者蓋當其睡夢生而有死之形氣雖未絕而精不用事故魂與

魄離而有夢此又陽中之陰也人生謂之神死謂之鬼乃正人君子死不謂之鬼又謂之神者蓋浩然之氣死而全生之理精雖已滅而氣猶不散故魂能舉魄而爲神此又陰中之陽也正人君子死則游魂變而爲神伯有爲厲之屬游魂變而爲鬼鬼者歸也亦漸歸於澌滅而已神者伸也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正氣常伸此又聖人所以貴陽賤陰扶陽抑陰之意乎而要其聚散久近則陰陽之變化不可窮詰而其自無之有自有之無則無極太極而生陰陽陰陽

才確。山房。乙集。卷之二。
仍歸于無極。此情狀可以易知之者也。

得一道人曰宣室之論未必能到此真洩盡造化之秘者知此則三教同歸何必強生分別

松鶴老人曰易學無窮余居東時偶爲顧立庵作淺述未敢自信也或見此問余近世講學者好言無鬼神却只講得子不語一章中庸易繫全未夢見盍以此正之余謂此輩暗室屋漏不可對人處多但願天地間無鬼神非余所能正也子謂此解頗近似請先舉以質世之高明

乾象志問答

客問於余曰。易云在天成象。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子之志乾象。與史之志天文一也。然史志備載占驗災祥。子則以占驗災祥屬之庶徵。亦有說乎。余答之曰。史遷世掌天官。故史記有天官之書。稍述星象。遷謂天官家多凌雜米鹽。故存其概而已。班固病其略也。故天文志詳之。逮晉隋唐宋。皆詳其占法于前。而記其事于後。夫史以志一代之事。非獨爲占設也。詳其事變可耳。至于各家之占。小異大同。重見錯出。

前後相沿亦何爲哉。吾志網羅百代。災祥占驗宜無不可載。而屬之庶徵者亦自有說。史記止載星占。而災祥附于本紀。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具。此卽我夫子春秋之法也。班氏乃分爲天文五行二志。以星象入于天文。而以日食天變彗孛及雲氣入于五行。且分屬於五事。而詳其事應於後。至于五行之占。則又雜採京房劉向劉歆父子之說。時或矛盾。後儒病其附會也。自唐書以後。紀災異悉削事應。而天文五行之分屬。究未一正其是非。今將以星變屬之。乾象乎。

則日蝕彗孛雲氣何必非天以地震山崩禽蟲之異亦歸乾象乎則此類又安得盡附于天也吾故別立庶徵一志備紀天文五行祥異而此志則止載七政之形體運行及風雨雷電之事蹟而已其關於災祥者則不入也客曰然則于象之義何居曰象非僅災祥也日象陽德月象陰刑風象政令雨象膏澤雷電象明罰勅法何一非象何一非天學者誠知無一之非天則方寸之微屋漏之隱無往非昭格之地何暇徒取風雲月露以資諷詠談笑之具又何俟疾風迅

雷而始知修省也哉客悚然而退。

得一道人曰天文五行二志分屬失倫前史莫正其
其非至此始爲允當有膽有識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九目錄

序一

紀筮序

文卿傳誄詩辭序

鐵氏家譜序

代高京兆盛京通志序

代董京兆盛京通志序

盛京通志小序二十六首

京城志序

壇廟志序

山陵志序

宮殿志序

苑囿志序

附各庄序

建置沿革志序

星野志序

疆域志序

山川志序

城池志序

關梁志序

驛站志序

公署志序

職官志序

學校志序

田賦志序

附稅課序

附官庄八旗田畝序

風俗志序

祠祀志序

物產志序

古蹟志序

帝王志序

名宦志序

人物志序

孝義志序

仙釋志序

藝文志序

承德縣志序

承德縣志小序二十七首

建置沿革志序

壇廟志序

山陵志序

苑囿志序

宮殿志序

星野志序

疆域志序

山川志序

城池志序

關梁志序

公署志序

驛遞志序

職官志序

戶口志序

學校志序

選舉志序

祠祀志序

物產志序

古蹟志序

名宦志序

人物志序

列女志序

隱逸志序

流寓志序

方技志

仙釋志

藝文志

海城縣志

海城縣志小序二十六首

建置沿革志

星野志

疆域志

山川志

城池志序

關梁志序

驛遞志序

公署志序

職官志序

戶口志序

田賦志序

學校志序

選舉志序

風俗志序

祠祀志序

物產志序

古蹟志序

名宦志序

人物志序

孝義志序

列女志序

隱逸志序

流寓志序

方技志序

仙釋志序

藝文志序

蓋平縣志序

蓋平縣志小序二十四首

建置沿革志序

星野志序

疆域志序

山川志序

城池志序

關梁志序

驛遞志序

職官志序

學校志序

選舉志序

戶口志序

田賦志序

風俗志序

祠祀志序

物產志序

古蹟志序

人物志序

孝義志序

列女志序

隱逸志序

流寓志序

仙釋志序

方技志序

藝文志序

代奉天諸孝廉送曾二改序

送官子之蓋州序

田肯齋先生詩序

代張少京兆祝徐太孺人七袞壽序

送孫鳴玉序

黃叔威見山堂集序

之久乃渙然曰嗚呼聖賢綜理數之全而洞吉凶悔吝之故教人憂勤惕厲以終其身者備此矣庸他求哉乃取前後所筮合記之以爲考鏡而志昏行窳理欲相攻莫能自勝未敢謂於易終身焉可弗勉哉

得一道人曰潔淨精微易教也文品如之

黃叔威曰洞達理數之言固與魏晉清談迥別至其文品之潔則又濯濯冰壺矣

文卿傳誄詩辭序

望雪道人居東之二年。首夏清和時雨初霽。方編籬治蔬。忽聞剝啄聲。則僧願山自海州來。手一帙授余。蓋俠士閔君爲天津亡妓所徵。傳文及哀挽詩歌若干首。屬余一言。余按袁朱二生所爲傳文。卿小名彩鳳。本天津良家母。孀文卿幼誤售樂籍。稍長明眸豔質。綽約動人。媼授以雲和業。愕不受。媼恚備極。挫辱之。文卿以母老無依。故忍死卒業。靈慧性成。霓裳羽衣。一授卽解。然雅不欲見。長常捧心顧影。脉脉凝睇。

每當綺筵四座羽觴雜進強爲俚曲以應衆方噴噴驚爲遏雲繞梁而間出哀音怨調煩亂淒切如泣如訴令觀者淫淫涕下以故貴介俠少爭輸纏頭願締歡文卿益介然寡合顧獨與燕臺原君善原君故豪士久遊狹邪間悉其貞心烈性不以淫冶遇文能曲意巧中訂婚且有日矣歲戊午季夏之朔原生以千二百金爲姻壽諸妬忌者相與尼之謔亦以諸優藉文卿顯一去令陽春絕唱堅持不可文卿計事不諧義無再辱乃泣與原生訣歸自經蓋年二十有二也

夫青樓樂府，豔姿麗曲，如莫愁樊素，亦遂擅場。一時垂聲後代，獨文卿以一死而風塵之垢孽蕩滌無餘方。其受辱搗母，低眉俗客時計，豈須臾忘。死卒之隱忍不死，及至一遇知己，從容擘畫，勢窮義見，無復再計。而就死彼蓋欲身得死所也。此與臧獲婢妾，感慨自殺者，豈可同日而道。嗚呼，士爲知己者死，不啻然哉。余獨嘆古今來貞臣志士烈婦義夫，天壤間何可勝數。而或事湮心晦，不傳或傳矣，而阻於山陬海澨，不入通人紀載者，又何可勝道也。得有心如閔君爲

之徵筆乘於通邑大都且不遠數千里而思布之遐
荒邊裔使人傳爲口實文卿其可以死而無恨矣文
卿事詳朱傳余重閔君志也爲約其顛末序之如此
云

得一道人曰此等題講學諸先生不肯作今作之而
有裨名教卽以此講學未嘗不可

黃叔威曰青樓貞節事亦可風得此鉅麗史筆
當益彰文卿爲不死矣

鐵氏家譜序

昔漢萬石君以孝謹聞於郡國。子孫至二千石者數十人。晉王休徵弟昆孝友。其後世皆身兼將相。族之盛甲於江左。天性至情。初非覩報而天道遂若左券。豈非神氣致祥。積善餘慶。固有自然之理歟。余坐謠詠。譴釋易。鐵氏諸彥從余問字。其父兄子弟恂恂如也。僮僕訴訴如也。惟謹傳所稱長者。其庶幾歟。甲子之夏。長人太翁以其母鄭太孺人疾。延鄰參軍徐公視脉。余代迎賓。登其堂。其子若孫皆彷徨愁悴。若

不自勝者。余方以被謫違親萬里外。不覺觸目刺心。搵淚趨出。因嘆曰。鐵氏其興乎已。而太孺人疾果痊。蓋天相之矣。嗣太翁以其叔父率吾公命序其五世以來爲族譜。且請序于余。余多鐵氏能孝友于家。且嘉率吾公能篤于水源木本睦族親親。以身爲子孫倡。其將必有後也。是爲序。

得一道人曰。短篇中含蓄蘊藉皆自至性中流出。較他作長江大河浩瀚汪洋者。別有一種雋永之妙。黃叔威曰。佳文字數語堪傳多者買菜求益耳。

代高京兆盛京通志序

聖天子御極之二十有二年。武功震疊。文教肆訖。幅輁式廓。百度咸熙。職方輿地之書直省漸次修舉。而盛京以

龍興重地。值余承乏作尹。爰董其事。竊惟遼左古營州之域。星躔箕尾。襟山絡海。內屏神京。外控大漠。固東北大都會也。明季設鎮。遼陽輪蹄。輻輳烟火。萬家阡陌。繡錯然而地限鴨綠。部附青齊。學士大夫或略焉勿志。或志焉弗詳。豈非闢鴻圖而勒鉅典。端有待於

開天立極之聖哉自我

太祖以神武肇基

太宗蕩定全遼

世祖奄有六合乃進陽藩衛爲

盛

京據險拓疆區畫州郡環邊內附孰玉帛願爲臣妾者億萬計版圖所隸較諸直省爲雄而從

龍之王侯將相後先頂背相望郁郁乎洋洋乎地靈人傑

何以尚茲然而郡邑率皆繙造編氓半多招徠遼徼遼闊典籍罕稽金戈鐵馬之餘城邑廓然改觀昇平

詔

日久山高水清欲訪遺老詢故事而不可得此余所以特疏請書傳以備考徵蓋兢兢乎其難其慎之也嗣奉

會同鎮帥合烏喇寧古詳加稽訪勒成全書自是三韓以北故都舊邑斷碣遺碑靡不搜剔而內地編戶所隸二三有司亦咸悉心諮詢者舊據摭異聞逾年而規模略定蓋紀載所及聲教之區自西南暨東北五千餘里書契以來未之有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太史公紀五帝曰不離古文者近是今日者

文獻邈矣然按耳目所睹記雖纖悉不能盡登而釐其大綱存其疑似則山川之險隘疆域之區軫民風物產之淳礲肥瘠軍實邊防之利弊廢興可按籍舉也抑余又聞之郡邑誌乘非徒詳其土物資聞見而已固將洞形勝要害以固苞桑攬風謠以徵政教核其草木蟲魚以通貨利用則志也而治道具焉矣余受事以來方汲汲乎鴻鴈之未寧戶口之未蕃農桑之未廣絃歌之未遍亟與同事諸君子杜苞苴絕耗蠹拊循喚咻以培元氣郡邑學宮獨捐俸以次修葺

蓋庶幾豐岐根本之地烟火桑麻盛於曩日英髦蔚

國起踵武

國

初令天下萬世知

家武功文教赫濯覃敷如此其遠也是有司之責也

夙夜砥礪方謀其不逮適叨

簡命入佐秋官仰瞻

陵闕俯

撫黔黎殷殷於茲土有餘思焉且知後之君子當有

同心也於是爲序其意尚願潤色其成敬藉拜手以

得一道人曰此等作竟是歐曾

金陵三先生曰發祥之地說得形勝巍然方見是萬世基業太平根本中段渾成無迹而收繳尤見關係未復搖曳生姿至其立言簡要運筆古蒼俱非俗手能辨所謂文章華國者也

黃叔威曰序誌盛京自與他處不同似此宏偉瑰麗之作洵足弁冕蘭臺

代董京兆盛京通志序

聖天子御極以來。武功震疊。文教肆訖。幅員式廓。百揆咸熙。職方輿地之書。直省漸次修舉。而臣某以明簡命作尹奉天。乃奉

詔偕帥臣督輯通志事。書成將拜手獻之。

闕廷謹屬言其端曰。帝王以聖德神功膺圖受籙。必有王氣。特鍾之地。締構鴻基。而後四表宅心。大業式闢。綿寶曆於有永。蓋皇天眷命靈祇協應理固然矣。

八祖以武功肇造。

太宗文

德覃敷

盛

京實爲發祥重地

世祖統

御萬方燕京定鼎遂爲留都

神謨睿略眷念根本之邦畫疆設鎮分建州郡梯航
貢琛款邊內附者億萬計版圖所隸聲教所敷書契
以來未有加焉臣竊按

盛

京古營州之域星躔箕尾拱長白挾巫閭襟繞滄溟
跨馭大漠蓋居出震之方扼天下形勝之首也稽之
昔乘未有專書若是乎地靈獻瑞鉅典聿煌端以待

開天立極之

聖矣

逖觀往古治化莫盛於周之成康雅頌所傳必推本
古公文王岐豐之舊凡山澤險易之宜宮室苑囿之
富與夫里巷風謠昆虫草木莫不備悉誠以王業所
自川嶽懷柔已奠宗社磐石之基而祖宗積功累仁
創制立法皆裕千萬世子孫久安長治之計今

京固我

國

家岐豐地也是志也列其山川疆土則將遡高山荒
作之勤稽其建置經畫則如述考卜燕貽之旨搜其

皇。上。

民風物產則擬進幽風七月之章於以仰副
觀光揚烈之深心則志而治道具焉矣受事以來早
夜兢兢

國朝典制之大請之部臣邊圉諮之鎮帥內地則二三
有司分歷考究爲圖有九爲志三十有二事舉其綱
詞規其質訂閱之餘仰見
烈之顯赫昭融深懼固陋不文不能頌揚萬一伏惟
石渠天祿珥筆之臣必有潤色大業黼黻休明者從
茲旁搜博覽以期明備焉將畱都名勝之盛與

列聖謨

德宗功並昭垂於奕世斯固中外臣庶所拭目欣瞻也夫

得一道人曰此作較前作氣較厚而詞采尤覺高古
筆力在班范之間

黃叔威曰議論矞皇體裁纁整琅琅清廟之音不
同凡響

松鶴老人曰前後二尹不相能前序抑而未登故

後序用前起語

京城志序

京師者天下之本。陪京者帝業之基也。周公營洛而王居在鎬。有居重馭輕之權焉。光武東都而長安置京兆。有強幹弱枝之勢焉。

國家肇基遼海。京闕之規模已具。

世祖定

鼎於燕尊

盛京以明大業所自始。近奉

山陵遠志。

翊畿輔鴻圖式固寶曆靈長。有光於周漢矣。作京城

壇廟志序

帝王凝休永命道莫大乎尊祖敬天我

太祖肇造丕基迨

太宗而饗帝饗親之禮備紹庭陟降垂慶無疆猗歟盛哉

世祖定鼎以後祀典專舉於京師禮無瀆也在

盛京者必志重創始也作壇廟志

得一道人曰語簡而該冠冕莊重允堪爲留都藝文
之冠

山陵志序

自古帝王肇興皆曰天授也抑地靈亦默贊焉。盛京襟山環海帝業攸興而鬱葱之氣則實萃於靈祇所以啓佑我國家也奠鴻圖於磐石衍本支於千億亦何假卜世卜年哉作山陵志得一道人曰高簡雄渾

三陵著

宮殿志序

星官以太微爲天子廷將相執法左右十星環焉。聖首出而折衝翼贊皆天潢玉葉之英殆與周召秉鉞毛畢前驅輝煌先後矣於是

大政高拱左右十署駢羅而

清寧之制則擬紫宮之特邃焉上符乾象作覩臣民猗歟盛哉作宮殿志

得一道人曰極好証據學貫天人庶幾無愧

苑囿志序

雅歌靈囿風美騶虞聖世飛潛動植咸沐禁苑春風
固非極遊觀之娛者已

盛京山海奧區百物蕃阜

國家祇因山澤自然之利爲祭祀燕享之供初不煩土
木以勞民焉仁儉之風昭茲來許何必侈談昆明上
林哉作苑囿志

得一道人曰雍容博大真盛世文章

各庄附

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荷戈無事則力耕以奉上。自井田廢而兵農分者勢也。我

國

家締造伊始遼河左右編戶悉隸戎行。

不忍以惟正之供復煩爪牙之士於是各有庄之設皆內務府司之而八旗子弟餘力足以闢草萊卽分土課耕不復取其錙銖之賦於以恤行間飽軍實廣膏腴厚積儲鴻謨惠澤度越前古矣今紀其略附苑囿

之後云

建置沿革志序

禹貢敷土分州周官體國經野古今沿革互殊要因時規其制焉遼地自遼金襲渤海五京之制而形勢分明省郡縣爲衛所而邊隅狹

國家幅幅不廓獨重留都以壯京師之勢畫州郡以奠民居相中外而分鉅鎮

聖謨

宏遠允垂拱於萬年矣作建置沿革志

得一道人曰有體國經野之識始堪讀此莫作文字

看去

星野志序

星野之學詳於甘石。迨漢晉而官度廣狹各私所見災祥之術亦紛焉遼海。星分箕尾。

國家締造以來。鴻圖式廓。躔次未殊。往籍可考也。若夫史家五行所紀。固將稽庶徵以端皇極焉。可無志歟。作星野志。

得一道人曰語簡而該。原本經術與天官家之論較別。

疆域志序

古帝王畫郊圻以固封守。腹心內地。疆理必嚴。矧根本之邦。卽係邊防之重者乎。

盛京西接畿輔。東南濱海。北控大漠。而遼河左右奉錦二郡。攸分是天造之險。以界全遼矣。綢繆疆圉。屏翰神京。苞桑之謀。或在形勝之外。蒞斯土者。何可忘歟。作

疆域志

得一道人曰含蓄蘊藉皆具卓識

山川志序

周頌稱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帝王受命承乾而羣靈
協應有自來矣。

盛

京源鍾長白秀結巫閭滄海南廻混同東注王氣所
萃在乎山川不信然哉卜瀍卜洛締造維勤陟巘在
原貽謀斯遠

祖功宗德將與河山共永於萬年矣作山川志
得一道人曰頌揚有體字字皆經術之文

城池志序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金湯既固。萬世苞桑之計。寓焉。遼地自遼金以來。雉堞屹然相望。明省爲衛所。而規模非舊矣。

國家相形勢而復州郡。此外遺闥故壘。兵民相保。聚居大抵。皆邊防守禦之資也。當萬國車書之日。綢繆風雨。又安可不詳歎作城池志。

得一道人曰留都城堡頗多任其傾頽。不復修葺。古人設險苦心莫問矣。序中含蓄皆老成謀。國至言。

關梁志序

盛

京襟山環海。控制中外。昔人據險立關。架川成梁。固以通行旅。資利涉哉。蓋亦邊防所亟重也。

聖世
廟筭

遐邇晏寧。貢琛萬國。邊門之設。僅取封樞抑固有深焉者歟。至若舟楫以佐濟川之具。運艘以省輸輓之勞。是又經畫之周悉者也。作關梁志。

得一道人曰。意在言外。經濟可想。

驛站志序

郵驛之設所以通星輶資行旅也。

盛京東踰寧古西抵京畿南達朝鮮較之明世幅員式
廓故站道遠近疎密亦稍殊其制焉今則循黑水而
北爲屯鎮往來之衝疆圉日弘置郵亦加於舊矣若
定經費之常嚴擾驛之禁良法美意蓋亦有可傳者
作驛站志

公署志序

國家分職授官設公署以爲臨民報政之地匪獨肅觀瞻而已蓋顧名思義之意寓焉

師公署之制詳于

京事之繁簡殊也

京之制較重于他省體之尊卑異也拱護

陵闕翼陪

皇猷

敬爾在公可無念歟作公署志

得一道人曰的確不可易

職官志序

國

家百度維新尊

書稱時亮天功詩言靖共爾位重官箴以明職守也
前代陪京卿寺皆備官率視爲養閑之地

京以重根本量地之遠近而分鎮帥酌事之繁簡而
留諸部郡邑長吏師儒亦裒生齒人文爲損益焉豈
非慎名器以程實課功歟若夫時亮靖共之義百爾
君子其勗之矣作職官志

得一道人曰職官人所略此却說得關係使人警省

學校志序

太祖締造鴻業。

太宗百度肇舉乃首尊

文廟建學宮猗歟偉哉較太牢之祀有光焉宜乎將相名臣先後蔚起于今日也

世祖重道右文逮我

皇上而師儒之制備比戶誦絃留都人才蔚起蓋聖祖規模弘遠矣作學校志

田賦志序

考禹貢冀州賦上上錯而田中中青則田上上而賦中上遼地分冀青二州之餘物力地宜古今不甚相遠也當遼金定鼎郡縣鱗次土闢壤饒田賦爲諸道冠後乃土廣人稀豈非時使然歟今八旗開墾稍增招徠之民未廣鴻鴈甫集逐末滋多懲游惰而勸農桑知本計者加之意已作田賦志

得一道人曰畱心時務通達治體之言自與文人迥

別

稅課附

盛京兼山海之饒。逐什一者擅奇龐而力作者寡。知本計者恆以土滿爲虞。而諸稅設焉。責成各異。而增減不齊。要因時制宜也。然而橫征則必禁焉。蓋恤商之仁。抑末之政並行而不悖矣。

官庄八旗田畝附

古者公田之設。民拮据以奉其上。因徐計其身家。意良厚也。賦稅密而田盡屬於下。勢使然乎。

盛京土滿人稀設

皇庄

以供粢盛玉食之需設官庄以供使命廩餼之備凡以罪入官者田之人皆南畝而儲蓄有資不失公田遺意至若八旗分田不計土貢之入而曠土漸闢飽騰可恃是又良法之可傳者也

皇庄

司於內務府故登苑囿之內官庄轄于戶部故與八旗田畝同附田賦之後

得一道人曰草昧經營事多特剏此乃皆就有關治道處發揮出來事事俱有着落當年苦心可不負矣

風俗志序

禹貢不紀風俗。謂轉移化導。由乎上耳。及讀二南幽風。則家人婦子情事纖悉必詳焉。豈非王迹肇基。其敦龐之氣。忠愛之風。保泰圖治。固未可忘歟。遼地箕子教化之遺。故老稱。

祖宗緒志

造以來。其勁質少文。慷慨蹈義。流風如昨也。今且絃誦遍矣。導之禮讓。母滴其真。殆蒸蒸不變哉。作風俗志。得一道人曰。語氣高渾而用筆抑揚盡致。

祠祀志序

古帝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有勤事定國之勞則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典綦重矣

國家膺天明命百神受職常祀之外禮有兼隆固無非崇德報功之意歟若夫紺宮碧宇郡邑相望斯亦福善禍淫神道設教之所不廢也作祠祀志

得一道人曰語氣抑揚輕重自見識高筆妙

物產志序

周公陳七月也近取菽麥禾麻纖及莎雞蟋蟀豈獨蟲魚歲麌足佐風謠抑豐芑周茶皆徵祖德也

聖天子萬國共球地不愛寶嘉禾神爵將史不勝書而發祥重地羽毛齒革軍實是資潤藻溪毛馨香爰薦撫厥蕃滋載追荒作寧止登食貨之篇披禹貢之籍已哉作物產志

間得一道人曰典贍風華莊重高簡當求之東西京之

古蹟志序

遼地自秦漢郡縣以來歷朝遺蹟簡冊或不詳遼金定鼎而京華鉅麗史乘所傳如昨也夫商盤夏鼎博物者猶深考古之思矧遺墟舊壤流覽寧無遐寄乎

至前代帝王陵寢祀典有經

國朝勲舊墳塋豐碑著蹟地以人重皆足昭示來茲是所宜兼及者也作古蹟志

得一道人曰筆氣抑揚搖曳自饒姿致使人悠然興

感

帝王志序

自古稱地靈者必推人傑。謂地以人重也。矧膺天命居天位者哉。故毓聖所自湯沐垂光定鼎攸基京華建極尚矣。自臨潢以金箭造邦長白以慶雲兆瑞遼金二祖發祥斯地肇創神畿。乾元統運既以寶曆相承。坤德呈祥亦遂母儀媲美史冊專詳志亦未敢略也。作帝王志。

得一道人曰冠冕稱題詞采極似蔚宗

名宦志序

仕宦而惠愛一方則父老子弟從而俎豆之蓋崇德報功意也遼地漢唐以來歷宦者多以武功顯遼金定鼎而定國勤事之臣輩出焉我

朝肇興其任心膂股肱寄者勳在社稷名勒鐘簾矣而畱都之鎮帥卿貳與夫郡邑長吏之循良固將崇祀茲土以風來茲者也則論定所宜慎歟作名宦志得一道人曰淡筆亦饒風致

人物志序

漢祖功臣多由豐沛光武佐命半起南陽神聖作而名世應期天之生才良非偶也遼左漢唐以來犖犖者可指數

興朝肇祉天溝貴戚皆周召畢散之英而翼贊折衝攀鱗附翼起者濟濟焉豈長白巫閻螭蟠磅礴積久而昌歟抑天秘其精奇儲以相授歟

聖天子保泰承乾明良喜起人才之盛更非竹帛可勝紀矣作人物志

孝義志序

士有百行君子每樂觀其大彼經明行修聲施爛然者尚已布衣韋帶之士孝友篤于家信義稱于鄉里主持風教者表揚恒亟焉若夫委贊策名而疾風勁草蹈義如歸較之雍容盛平服休服采者其幸不幸固殊要其至性未可盡同日語矣遼海孝義漢唐以前因地遠史或未詳簡冊可稽輿論可攷率自遼金以後云作孝義志

得一道人曰語有分寸

仙釋志序

志紀物華人瑞仙釋例得並書蓋自魏書特志釋老史氏已爲之權輿矣夫二氏之學儒者或不道然其栖神寧淡存心利濟亦有足多者焉聞名山大川真靈所宅遼地山川奇奧宜代有偉人而紀載所傳若可指屈良以俗敦真樸不事語怪炫奇故也存其一
二以備方外一流云爾作仙釋志
得一道人曰字字皆有分寸

藝文志序

尚書稱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蓋綦重哉。留都自

列聖肇興以來

綸綺所布。皆典謨誓誥之遺煥乎殆麗。日星而昭雲漢矣。他若古今屬詞。掞藻亦不乏人。序紀所存。聊資考證。題咏所寄。亦備輶軒。遴其雅馴。附登卷末。聊以廣文治。云作藝文志。

得一道人曰史遷序贊爲千古短篇之冠。然立論間

有偏處此則字字原本經術有關治道而語氣抑揚中皆有分寸風神縹渺蘊藉深厚卓識名言層見疊出平心靜氣讀之自見非過論也

黃叔威曰歷覽諸小序不特體裁瑰麗氣骨堅凝備史家之長而經綸時務卓識宏言尤擅康濟之具先生萬里之行似專爲此一事名山大業託茲不朽不可謂非造物之厚也

承德縣志序

丙寅孟冬

盛京爲

國家根本之邦。承邑實湯沐發祥之地。承邑之志。固盛京之大政大綱。具焉者也。

聖天子加意輿地之書。部頒以河南通志爲例。奉錦二郡有司躬歷山川。採掇見聞。彙輯呈於京兆。京兆以盛京之地。尊于他省。乃兼採明一統志中都興都之例。先京城壇廟山陵宮殿苑囿諸志。而建置沿革以次及焉。書成進于

闕庭

既奉

俞旨而邑乘以待通志之折衷尚未及編次諭定而臣某以乙丑之秋知承邑事爰治邑乘舊藁合通志伏而讀之乃喟然嘆興曰是書也固

聖朝大業之所自始而卽萬年有道之長所由基者乎漢祖得天下於馬上而宗廟祀典未定乃紛更于元成之時唐太宗偃武修文而郊祀之禮未親見陳于馬周之疏

聖朝
締造

壇廟爲

祖敬

先此尊

天超越

祖宗宮

祖宗首

文

漢唐者一矣漢武欲取三輔近地以廣上林而東方

進直言唐宗晚作飛山翠微諸宮而魏徵陳十漸我
殿不侈葩若椒風之麗苑牧無事昆明太液之觀此
儉德仁風媲美黃唐者二矣漢高親祀孔子遂開經
術節義之風唐初特重府兵實得寓兵于農之意我

尉起士馬飽騰此又跨軼百王範圍千古者三矣人知我

聖朝。德。聖。朝。國。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抑知開創貽謀培養者深而經
畫者遠也史遷有云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
過也而王充著宣漢恢國諸篇揚當代之烈其言曰
鴻筆之臣國之雲雨也臣是以亟爲編次使我
家鴻筆之臣攬輿地之書而頌颺

大業將

宗功焜

耀于千萬世小臣敬稽首欣瞻其盛焉

得一道人曰漢唐闕典却爲昭代贊頌張本漢唐盛事更見昭代盛德漢唐大政昭代更超前烈三者俱非過言凡贊頌之文一味獻諛使人生厭此則卓識宏議煌煌大篇使草昧經營一二大事大有生色鴻筆之臣國之雲雨非此孰能當之

黃叔威曰前後莊重得體中段豎議鑿鑿詞兼美諷經濟卓識何減魏鄭公陸宣公耶莫只作文字看去

承德縣建置沿革志序

帝王承乾御曆必有締搆鴻業之基此岐豐所以光于雅頌也藩自唐以來始列州郡至明分爲衛所我太祖龍興定鼎

世祖遂尊爲留都我

皇上。式廓鴻圖畫野分疆而承德爲陪京首邑。內奉陵闕外控要荒磐石之固於萬斯年矣作建置沿革志

得一道人曰前序大意已悉此却從頌揚起見詞令之妙不可言

承德縣壇廟志序

國家典禮之大莫如饗帝饗親
造之初卽隆尊

祖配

天之典此規模所以光萬代也今大祀專舉於京師而開創
之

壇壝猶

肅

廟貌攸

崇儼若瞻

祖宗對

越陟降之誠焉屬在臣子寧馨頌揚哉作壇廟志

承德縣山陵志序

漢世園陵皆置令丞重祀事也。我

國家

山陵祀

典皆有專官而屬在臣子。惟秩尊至三品者始得瞻

謁儀加肅矣。承邑以近依

闕得瞻鬱葱佳氣而慶萬年。

京之隆敢不拜手恭紀其盛哉。作山陵志。

帝業得一道人曰的確是邑志語簡而莊非大手筆不能

也

承德縣宮殿志序

帝王垂裳御極繼離以治而宮闈之制崇焉我聖祖肇造之初而

大政

清寧並建已巍然有控八荒而御六合之概矣守土之臣近仰

居而益頌

聖模之弘遠也作宮殿志

承德縣苑囿志序

靈園美於雅歌。上林侈於漢史。遊觀之地均而王風霸術何讐然殊也。

盛

京發祥重地。山林川澤之利。編氓共之。一二苑牧。取供祭祀燕享而已。初不聞層臺累榭之觀也。仁風儉德。詩人所爲咏騁。虞乎何漢唐以後之足云。作苑囿

志

得一道人曰頌揚語。却又以淡遠取勝。遂覺風神獨絕。

承德縣星野志序

書傳所載燕遼統箕尾二宿之分費直蔡邕陳卓諸家分度之說言人人殊則承邑專屬之度未有以據也夫天道遠人事邇存其概以待言天官者折衷云

爾今

聖天

子懋建皇極休徵畢協而

帝業
發

祥重地佳氣鬱葱昭回雲漢知太史望箕尾而占

於萬年矣作星野志

得一道人曰此須合通志小序讀之方見立言之妙

承德縣疆域志序

陪京爲帝業之基而首邑實州郡觀化之地鎮帥無所不統而邑治之疆界不可不詳也若夫龍蟠虎踞焉建皇極而控萬方豈一邑之形勝已哉作疆域志

承德縣山川志序

聞之有道之世河嶽爲之效靈承邑左東牟而右遼海皆以拱衛陪京匪獨境內名勝徒供登臨之美而已仰高山而遡荒作之勞咏豐水而志燕貽之遠烈何能頌颺萬一哉作山川志

神謨聖

承德縣城池志序

雅歌作豐書稱上洛帝王宅中設險萬方咸拱極焉。
承邑爲畱都附郭固漢晉以來所稱爲湯沐之邦奉
陵之邑也麗譙雉堞皆
畫之餘那居保定萬世金湯規模何宏遠哉作城池

志

得一道人曰的是邑志城池不可移易

承德縣關梁志序

盛世出入必譏。利涉有備。凡以察非常。通行旅也。承爲留都首邑。內地譏察無事。過嚴而川澤遼衍。橋梁必增修葺焉。政之緩急固有經歟。若夫舟楫之設。以代輶輸之勞。規畫斯爲深遠矣。作關梁志。

承德縣公署志序

天立極。設官分職。公署星羅。久已肅臣民之觀瞻矣。郡邑先後增置。而治事之所。規制亦漸備焉。豈獨壯闕之規模。亦以課亮工之實蹟云爾。作公署志。

聖祖開
京。

承德縣驛遞志序

承邑西達

京

師北通寧古南道朝鮮爲星輶輻輳之區故驛與遞兼設焉驛政主于帥幕其地不可不志也鋪遞邑宰司之主通文檄而已體恤其勞母稽公事或有宜留意者歟作驛遞志

承德縣職官志序

湯沐邑爲發祥重地故歷代留守之官率視京師損益焉

國朝以奉天爲留都鎮帥卿貳濟濟師師居然
京闕之風矣大小臣工同此靖共之義所當備列以紀
其盛者歟作職官志

承德縣戶口志序

藩自遼金列于州郡而生齒漸繁明改衛所則皆入伍士矣

國家尊爲陪京旗民雜處今總總而林林者率從龍之裔荷戈之選而編氓什不二二也旗籍非邑令所司志列編戶之數而已若夫撫循生聚守斯土者何可忘歟作戶口志

承德縣學校志序

京邑首善之地。奉天學校建自聖朝開創之初。首尊

至聖以開萬年之文治。甚盛典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

御書萬世師表。頒於學宮。所謂以治統而承道統。作君而兼作師者。歟。萬國同文。而奉天學校爲權輿焉。猗歟。盛哉。作學校志。

得一道人曰的確。冠冕真臺閣氣象也。

承德縣選舉志序

雅之咏思皇也。曰生此王國。蓋發祥之地。河嶽鍾靈。信矣。

聖朝

從龍之彥。京邑爲多。而建學設科以來。奮武揆文。其拔於主司。而登於

天府

者。何一非我

祖宗菁

莪棫樸之遺也。詳其姓名。固有光於曩代者歟。作選舉志。

承德縣祠祀志序

詩稱懷柔百神帝王受命承乾羣靈效職固也。聖朝締造以來凡崇德報功諸大祀宗伯典之邑令所職壇壝而已其他里巷祭賽之區皆假福佑民之意倘亦有宜存者歟作祠祀志。

承德縣物產志序

承自遼金時建邑號樂郊謂地宜肥衍物產充物誠沃土也。

聖朝發祥斯地蚯蚓動植咸沐茂育深仁今阜蕃有象矣

粗烈哉。作物產志。

載咏周原不遐思。

得一道人曰志物產發出如許大議論何等手筆

承德縣古蹟志序

藩自唐以後列州縣沿革互異故址莫可詳稽而一二遺墟廢壘因循舊名者猶可指數蓋俯仰今昔者所不遺也至若

國朝勳舊遺塋其人已往烈著豐碑棠樹猶存峴山在望倘有聞風興起者歟作古蹟志

承德縣名宦志序

仕其土而功德在其民則食俎豆之報此名宦之所見。

聖朝
天府

肇迹而勳勒鍾簒澤被天壤者竹帛不勝紀焉請諸崇祀以爲京邑之光倘亦所以風勵來茲乎作名宦志

承德縣人物志序

帝王受命發祥之邦必有嵩生嶽降之英應運生於

其地豐沛南陽所由盛也。承爲

聖朝

湯沐邑天潢貴戚翼贊折衝者濟濟乎先後相望矣。稽之曩籍不啻倍蓰而什百焉豈非名世固有其期乎作人物志。

承德縣列女志序

二南之化始於王畿故閨閣之貞亦以觀風化也。

聖朝

風勵貞節必表其閭承邑首善自縉紳以逮介士編民之家栢舟自勵者比比矣銘形管者或有取於斯

焉。作列女志。

承德縣隱逸志序

堯舜在上不乏巢由。藩自遼金郡邑以來。豈無冥鴻高舉之士。而記乘罕稽。蓋將偕姓名俱隱矣。聖天子。加意闢門之典。明良遇合疇復賦小山叢桂者乎。志闕其人。倘遇于尋常耳目之外。云爾作隱逸志。得一道人曰真空中樓閣也。

承德縣流寓志序

遼左爲漢世諸賢避地之區。而藩至遼金始列州郡。諸賢轍迹罕及焉。

聖朝

尊爲陪京賢人達士生于下國願觀光者衆矣風塵之表倘有王彦方管幼安其人者乎他日當爲茲土光焉作流寓志

得一道人曰自命不淺

承德縣方技志序

志乘不遺方技豈宋斤越鉢因地而良攬方輿者有必稽歟承邑往代不乏偏長之士而紀載鮮徵論人必觀其大而藝術罕進博聞好事之君子當有補日者之傳紀丁緩之奇者爾作方技志

承德縣仙釋志序

志紀地靈人傑而山川瑰異之氣或鍾爲仙釋者流史乘列之廣異聞也遼左畸人間出而承邑二氏之卓者寡聞豈嵩生獄降盡爲

聖朝

廊廟之選乎序以例及人則闕焉作仙釋志

得一道人曰妙論解頤

承德縣藝文志序

聖朝締造之初卽崇

文廟以尊

至聖識者謂萬國同文之基在是矣迄今
綸綺所著炳如日星而騷人墨士上國觀光攬帝京以
名篇望上林而草賦人文成固赫奕千古哉作藝
文志

得一道人曰邑志而京城在焉卽通志之弁冕也妙
在篇篇是邑志篇篇不襲通志却又篇篇可作通
志弁冕至其名論宏議皆見經綸碩畫而用筆縹
渺悠揚復饒一唱三嘆史遷諸小序後此爲獨步
矣

代海城令海城縣志序

聖天子垂裳御極萬國同風八荒共軌乃

勅直省修輿地之書

京先後有司彙輯見聞進于京兆京兆上之

富寧

小臣某以乙丑之夏知海城邑事乃取邑乘舊藁正

之以通志所裁定者編次爲書乃知海邑之志較之他省爲最難而修是志者較之他省宜最慎而志書之成其關於國計民生者正非小補也天下郡邑志乘皆有成書古今之沿革山川城郭之遠近人物之

多寡攷証者不一書修纂者不一代增補潤色之而已海邑明季隸於衛所今明一統志所載十未舉一二也

聖朝
龍

締造以來經畫建置無非大政所關而從之將相名臣竹帛莫罄加以疆域寥廓民多招徠縉紳乏著述之書諮詢鮮者舊之老修志之難莫難於是矣京兆臣旣受事分檄有司親履山川稽其道里詢其源流悉取耳目所經而傳訛附會之說不敢登於紀載至於

朝勲舊特爲請之

天府以待核實而永垂於不朽焉庶乎其難其慎傳信
不傳疑之至意哉雖然志之爲書非徒紀其疆土之
殊物產之繁博耳目資聞見而已固將攬形勝以固
苞桑採風謠以稽政教核其草木蟲魚以通貨利用
蓋志而治道具焉矣海邑負山環海爲陪京南障之
咽喉土沃而泉甘水陸珍錯聚焉元虞集築堤課耕
之法陳思謙牧養之利後世豈無可師其意而變通
之者乎然則蒞茲土者相時度勢加意撫綏使編戶

日增榛蕪日闢富庶之餘廣勵庠序將見風俗益淳人材蔚起庶幾

祥之地與周之豐鎬漢之豐沛比隆則是志之成其裨於國計民生者甚鉅且重也是以夙夜敬虔兼述其意知凡蒞茲土者當有同心焉

得一道人曰邑志却具許多經濟非平日留心治道何以得此此等文字總非經生可及

海城縣建置沿革志序

帝王畫野分疆爲都會爲郡邑要因地制宜也海邑自渤海得列于五京嗣是而州縣衛所因革者屢矣始定爲陪京之屬邑觀其襟環溟渤列峙羣峯允帝鄉屏翰之要區哉作建置沿革志

海城縣星野志序

金於澄州置縣曰析木今境內故城猶在海邑屬析木之分也尚矣遼金雖設邑而皆隸于東京史傳所紀祥異專屬海邑者蓋寡焉

聖天子臨御以來。豐登屢奏。守土之臣。書大有而慶。昇平。

已爾作星野志。

得一道人曰星野諸序皆確不可易。

海城縣疆域志序

聖王建國。疆理必詳。後世郡縣。封域之嚴。猶昔也。海之稱京。稱府。稱衛。其幅員廣狹。前代莫可稽矣。

聖朝爲陪京屬邑。而邑令及守尉各有專城。所轄或互殊焉。豈非以形勝當水陸之衝。責成固特重歟。作疆域志。

海城縣山川志序

遼左山川縣亘而海邑則枕羣峯而跨溟渤固泱泱乎大觀也渤海列於五京豈非以山河形勝然哉聖朝爲陪京屬邑屹然壯畿南之鎖鑰焉豈獨登臨選勝者足供流連哉作山川志

海城縣城池志序

海邑渤海時爲京華之地幅員九里明省爲衛所而規模非昔矣

國朝新城之設固欲拓其制乎邑治所屬率多遼金郡

縣今遺堞相望也。生聚撫循固近畿富庶之邦哉。作城池志。

海城縣關梁志序

海蓋爲遼左要區故前代於二衛接壤置關今皆爲內地則省之然其址不可不記也邑治濱海川澤蔓衍利涉之備不可不周及時成梁濟以舟楫何一非利民之善經哉作關梁志。

海城縣驛遞志序

海邑古邊要水陸之衝星輶羽檄郵置必嚴。國朝爲陪京屬邑有司奉行文牒而已鋪遞則詳其數而舊驛之地亦記以備考稽焉作驛遞志。

海城縣公署志序

國朝定鼎之初海邑公署之設較他邑爲先然規制簡樸取足臨民報政而已守尉治事之所別有專城。因地制宜爲要害之鎮乎分誌其地俾各敬在公之義已爾作公署志。

海城縣職官志序

遼海自漢唐郡縣以來長吏不勝紀矣。而前代載籍寥缺姓名多不傳。

國朝建邑先後有司猶可按籍舉也。列其姓名籍里使父老子弟指而數之曰若爲循良若爲異等斯則昔賢志乘題名之意歟作職官志

海城縣戶口志序

南海古京華之地戶口蕃滋元明以來已非其舊矣國朝爲新造邑旗民雜處編戶率多招徠而土著什不一二焉然地擅山海沃區倘司牧畱意生聚何難覩蕃阜之風哉作戶口志

海城縣田賦志序

遼左古稱沃壤元虞集請用築堤課耕之法則海邑爲最宜

國朝建邑以來本業者寡今力作有加矣闢曠土爲膏

腴登編氓於富庶是良有司之責哉作田賦志

海城縣學校志序

國

朝絃誦之化遍于海隅日出之邦況海城爲

盛

京屬邑聲教最先者乎建邑之初卽立

文

廟以尊

至

聖而庠序猶統於奉天我

皇上

乃增設師儒從此人文蔚起古人稱海濱鄒魯將於茲邑有厚望焉作學校志

海城縣選舉志序

古之用人也。取之不一其途。近世科目之設。蓋示公也。遼金有進士之科。而海邑舊乘闕如。姓名失紀。明爲邊衛入選者可指數焉。

聖朝廣庠序。特置師儒。從此棫樸菁莪。彬彬蔚起于曩代。庶有光歟。作選舉志。

海城縣風俗志序

史稱遼左自箕子教化以來。門戶不閉。婦人貞信。海邑蓋猶近古哉。

聖朝

締造培養教化之餘而風加厚矣我
皇上慎庠序增師儒絃誦蔚起彬彬乎質有其文盛世之

風歟作風俗志

海城縣祠祀志序

邑令膺民社之任祀事必致虔焉海自建邑以來壇
壝之典先後加肅矣其他里閭報賽之區或間以二
氏焚修之所既相沿以爲俗則其地亦有必藉焉作
祠祀志

海城縣物產志序

天地之生物海爲大邑以海名珍錯之繁夥殆不勝紀也而加之山谷蜿蜒林麓縣亘蜚走之奇芸生之廣生節以道豈獨擅一邑之富饒蓋允

之外府哉作物產志

海城縣古蹟志序

遼左自郡縣以來京華之盛州郡之富與賢人達士遺蹟之可傳者襄平爲盛海邑則次之然山高水清故址之可舉者什得一二也蓋典籍之闕略久矣遺

帝鄉

編所絕故老所傳兼收勿棄其詳以俟博聞者之考
稽焉作古蹟志

海城縣名宦志序

考史傳遼左不乏循良之吏大抵功德在全遼者多
而邑令不少概見焉

聖朝
宸聰

海爲陪京屬邑畿輔有司果其政聲噴噴固當先徵
而父老子弟所急欲俎豆之者也守土之臣可毋加
冕歟作名宦志

海城縣人物志序

古之稱人才也必曰川岳之英。況山海之間氣所鍾。豈無命世而特起者乎。遼金以前史冊不概見。國朝定鼎揆文奮武名垂天壤者竹帛不勝紀焉。請之天府祀之鄉賢地靈人傑之盛固有其時歟作人物志。

海城縣孝義志序

里巷匹夫皆具至性。海雖一邑。豈乏修子職於家而節義表于當世者乎。明易郡邑爲衛所記乘闕如事關名教而姓名湮沒主持風化者所急宜搜求而表

校讎山房文集
卷之三
章之者已諭之博聞訪之故老當續爲之傳焉作孝義志

海城縣列女志序

閨閣之姿苟具天地清貞之氣亦遂與賢士大夫共垂于不朽海邑風爲近古前代栢舟勵操者當不乏人而紀乘莫徵有心風教者所爲興感已紀其傳者尚以俟博聞君子之廣稽焉作列女志

海城縣隱逸志序

聖朝

遼左爲漢世諸賢避地區之泉石烟霞當不乏其選也海邑文獻闕如薦紳尚多失紀況冥鴻高舉者乎多應運之賢際明良而矯語巖穴則非其時也畸人高士當有非耳目所及覩者乎存以俟焉作隱逸志

海城縣流寓志序

士君子行誼表乎當時聲稱垂之後世卽其所過之地僑處之鄉後人樂稱道之以爲美談如王管諸先生是已史傳稱漢世諸賢避地遼東而海邑于襄平

木齋山房文集
卷之三
海城縣方技志序

爲最近倘輒迹所不遺乎抑達人賢士世固樂借之爲光寵也作流寓志

海城縣方技志序

形下謂器形上謂道術藝之工。何地無之。海文獻寡徵。賢士大夫不無湮鬱。則一節之士亦存以俟之可耳。作方技志。

海城縣仙釋志序

名山大川之氣鍾于偉人傑士。以其餘發爲瑰異奇詭之姿。則二氏之卓卓者是已。境內遼世置邑曰仙鄉。丹竈之事烏知其有無而史傳且豔稱之。是亦不可略也。作仙釋志。

得一道人曰全得。空中樓閣之妙。此尤妙在鏡花水月。

海城縣藝文志序

古者輶軒之採博及風謠。蓋以徵政教考風俗也。海

邑自京華而郡邑豈乏摛奇掞藻之流而遺篇卓卓者不多見何哉

聖朝萬國同文而陪京屬邑觀光爲近他年人文蔚起知有光于前代矣作藝文志

蓋平縣志序

邑之有乘。所以辨封域。稽疆土。採風謠。資政治也。天下直省郡有成書。家有紀載。故纂述輿地者。率濶色前編。或詢之故老。參酌時宜。而志已具。蓋之爲志。則異是。蓋爲奉天新造屬邑。改衛所而州縣輯流寓而編。氓闢榛蕪而阡陌何一非我。

規畫大經。則其事重。而幅員數百里。山川縣亘。輪蹄罕經。曩哲旣鮮成書。閭井率多招徠。欲從遺老。問故事。而不可得。則其事難旣重。且難而欲衷輯。見聞綱

釐目舉以備一統志之叅稽柰何不兢兢乎慎之也。慎之維何曰傳信不傳疑而已遼左自唐宋以來其山川郡邑南朝士大夫耳目所未親則欲考訂前聞舍遼金二史皆無可據此信之可傳者也。

聖朝肇興王侯將相頂背相望名書竹帛績在旂常以俟天府之考稽而里巷之傳未敢擅登於紀載此存以有待者也其他如山川或以今昔而異名鄉井因方言而各異傳訛改易之故既無據以叅稽則皆疑之可闕者也。

盛京通志成於康熙二十有三年其時州縣有司先後
掇集聞見以待郡志之折衷而邑乘未得輕爲釐定
小臣某以乙丑之秋作令茲土乃爲之先後論次仰
見

聖朝幅幅之廣規模之鉅

功宗德之隆私慶爲陪京之屬邑得從守土諸臣後拜手
以頌揚其盛云

得一道人曰簡要不煩而大意已舉可爲作通志者
之法

蓋平縣建置沿革志序

聖朝定鼎改衛所爲郡縣蓋雖一邑居然憑翊扶風之重矣襟環山海屏翰陪京規畫何宏遠哉作建置沿革志

蓋平縣星野志序

自甘石有星官之書至費直陳卓而分度不一要以僧一行兩戒之說爲定蓋邑在

盛京統屬箕尾其分度廣狹靡所折衷存其槩而已夫

天道恒與人事相表裏故一邑之休祲必書而一二紀載所及亦志五行者所必稽也安可遺歟作星野志

蓋平縣疆域志序

王者無分民而有分土故畫疆經野雖一邑必詳焉蓋旗民雜處邑令所治守尉所轄廣狹各殊尤所宜釐舉者也若夫負山環海爲陪京南障之咽喉倘亦有可稱述者歟作疆域志

蓋平縣山川志序

盛京山海奧區而蓋邑爲萬山環拱百川朝宗之地。聖天子加意輿地之書有司皆登巖陟巘躬親探訪凡前代輪蹄罕經簡編所未及者靡不登諸紀載偉哉表裏河山允壯陪京形勝於萬年矣作山川志

蓋平縣城池志序

蓋牟在唐世號堅城豈非以地形要害使然歟今城仍明舊猶唐遺址也境內故墉舊壘多遼金郡邑之區倘加意生聚使烟火桑麻相接固陪京一大都會

哉作城池志

蓋平縣關梁志序

蓋邑萬山縣亘衆水分流故昔人據險立關因川成梁皆要害之衝防邊守禦之地也

國家尊奉天爲陪京則爲內地屬邑關梁祇仍其舊而已要地或因時爲重輕而建置所自或有宜詳者歟作關梁志

蓋平縣驛遞志序

國家設郵驛以通使命往來。郡邑皆慎其事，期無悞公也。今蓋邑非往來之衝，而前代置驛皆省檄書傳送一二鋪司事耳。鋪遞既列其數，其舊址亦存以備考稽。云作驛遞志。

蓋平縣職官志序

古人仕其土則志乘，紀其名廉能循卓。父老子弟得而指數之，亦以示勸戒耳。蓋邑舊乘闕如。

國朝始改衛所爲郡邑。凡吏茲土者，其流風遺蹟猶在。

人耳目間也。列其姓名籍里，倘亦思其有可傳者歟。
作職官志。

蓋平縣學校志序

有學校而後有人才。觀於文翁之化，固宜以學校爲
首務矣。我

太宗建

文廟於奉天而遼左人士興于學。我

皇上崇儒重道。蓋邑近乃增置師儒。從此棫樸菁莪。有光
於往代矣。作學校志。

蓋平縣選舉志序

詩書之稱人才也。曰簡在帝心。言天所生也。又曰生此王國。言上所養也。

聖朝肇興。蓋之攀龍鱗。附鳳翼。起者固後先相望矣。自建邑設科以來。或以文經。或以武緯。何一非我皇上壽考。作人之澤。所長養者乎。作選舉志。

蓋平縣戶口志序

奉天屬邑之幅員最廣。考之古蹟。固兼遼金數州之地矣。邑治新設。民多招徠。近海編氓。入伍而隸籍者。

益寡生聚撫循固良有司之責哉作戶口志

蓋平縣田賦志序

金完顏齊請合廝罕七百里之地爲民田得膏腴數千頃卽今邑境內地也土著旣寡本業亦稀田賦之入特招徠新墾之區而已

聖天子加意根本之邦守土之臣勤勤勸課使榛莽皆成沃壤何難覩蕃阜之風哉作田賦志

得一道人曰眞經濟人原隨處留心此非文人所能也

蓋平縣風俗志序

遼左性剛悍善騎射務農桑粗習禮固不獨蓋一邑然也

聖天子加意庠序增設師儒今絃歌漸遍矣家給人足比戶可封端有望于今日焉作風俗志

蓋平縣祠祀志序

民人社稷邑宰是司歲時常祀國典攸隆守土者所宜兢兢也自二氏之教既廣梵宮道宇邑里相望然使氓俗惕于福善禍淫之說倘亦神道設教所不廢

歎作祠祀志

蓋平縣物產志序

蓋邑襟環山海水陸之產甲於遼左生息以時制用
以禮固饒足之邦也

聖天子澤普六合地不愛寶臨淵者歌於初逐獸者咏騁
虞邑茲土者可無紀其盛歟作物產志

得一道人曰物產諸志愈出愈奇妙皆不可移易

蓋平縣古蹟志序

蓋在兩漢爲遼東元菟二郡之域。其時置邑雖多而疆界所屬久矣。簡冊莫可稽也。遼金以後州縣迭改或雜堞猶具或遺址依然倘亦考古者所爲流連乎至前代一二遺瑩僅存墟壤亦志所宜兼及者也。作古蹟志。

蓋平縣人物志序

聞之山川靈雋之氣鍾爲偉人。蓋邑羣峯北峙滄溟南注地靈人傑固有徵矣。遼金以前史不概見。

國

朝將相名臣。頂背相望。然則岳瀆之靈。亦有待而光。
歟作人物志。

蓋平縣孝義志序

志紀物華人傑而孝義例得特書。所以重本行也。閭
里匹夫皆具至性。而蓋邑自遼金以後。史乘闕如。則
今日僅存簡編。與傳諸故老者。固急宜表章。以勵風
教者也。作孝義志。

蓋平縣列女志序

天地靈淑之氣鍾于賢人君子亦不遺閨閣之姿此古人所由傳列女也史稱遼地自箕子教化之餘女尚貞信則栢舟勵操中饋宜家豈無傳於里閈足光彤管者歟作列女志

蓋平縣隱逸志序

蓋邑襟環山海地奧衍林泉禽魚致足樂也古避地之君子所爲畱連者乎記乘闕如賢士大夫類多失紀寄興烟霞而姓名猶卓卓在人耳目如公孫先生

者寡矣特志之亦爲山靈之光寵乎作隱逸志

蓋平縣流寓志序

蓋自管幼安王彥方客居遼左其流風餘韻斯土以爲美談蓋邑距襄平數百里諸君子轍跡未知能及否也嗣是達人賢士僑處當不乏人而史乘僅傳一二倘亦地靈所借爲光寵乎作流寓志

蓋平縣仙釋志序

仙釋二氏往往探幽勝之區爲寄真之地蓋之山川
縣亘固其選也故籍所傳一二可舉雖無關風教之
大亦足寫方外之奇蹤搜真靈之別軌云爾作仙釋
志

蓋平縣方技志序

志紀人物亦不遺夫方技雖藝成而下然資用則不
廢也蓋牟一邑豈乏偏材而往代未列於簡編則亦
存以有待已爾作方技志

蓋平縣藝文志序

古者輶軒之使博採風謠所以稽政治風俗也。蓋文獻寡微其得登於紀載者可指數。今庠序既廣文治益光他日豈無掞藻摛奇輝煌典籍者乎存以俟其盛焉作藝文志。

代奉天諸孝廉送曾二改序

明府曾公治承之明年政簡人和士頌于庠父老謳于塗而公以治最擢臨川郡佐父老彷徨思攀轅臥轍不可得相與謀於某等將述公德樹貞珉垂不朽欲得一言頌公某等自念未通仕籍每從京師諸大人先生後聞公宦蹟最詳其設施於承者什之一耳且慙不文何敢輕以一言頌公父老曰否否公之設施于承者什一吾儕之受德于公者且什百吾儕小人志恩耳焉用文某等不敢辭相與述所聞於京師

諸大人先生及父老所以戴公者誌甘棠之愛焉。公八閩望族弱冠爲詩歌古文辭名籍甚。甲午登賢書制義出藝林爭傳誦。謂真先正大家其司李於廬也。十餘年積案公旦夕立剖嘗覆案已定之獄活八命人皆驚爲神明。及改邑畿輔持廉平人不敢干以私。甚且鬻田廬以甦民困。民至今頌德。後擢宛平扶弱抑強。豪猾歛迹聲震都下。擢臺省且有日矣。癸亥歲改邑於承承故事簡民稀。公下車值輓漕邊外伐木治運艘練舟人一二貧氓無以應當事就公咨便宜

公調劑有方。公務就而民不擾。非獨承邑晏然。蓋兩
郡皆陰受其賜。公爲政簡易。持大體。謂承新造邑專
以休養爲事。先是。有積穀之令。勸民捐穀入官。爲荒
備。復推陳取新。聽民就官貸而取其息。令初下。值
蠲奉錦二郡租一年。民以故樂輸及。公至。民難之。吏
以舊額請公曰。積穀善行之。則爲常平義倉。不善行
之。與青苗等。關外民貧。若歲爲例。後且累吾民力。言
于當事。請以上聞。

不得。請公乃稍自蠲穀。餘仍聽民便。然深以爲憾。蓋

凡事必爲承民計。日後利害類如此。雖或行或尼而承民之子若孫皆受公賜矣。承學校初設俗未能重士猾役且憑凌之。公置役於法以間獎引士類以故士知自愛。

盛京志文獻莫資十餘年弗就。大京兆督輯甚迫。公乃聚帥幕延同事日夕考訂徵事者患於質考古者滯於辭。凡斟酌損益一折衷於公未經年而五六千里輿圖如指諸掌。書竣而公亦以秩滿擢蓋公歷盤錯後其治承游刃有餘而承以新造邑猝困大役微公

聖天

承民幾弗獲安枕今則臨川民何幸而得我公也雖然

子方加意循良他日書名殿柱以治最擢九卿者非
他人必我公也方將霖雨海內豈獨臨川民受其賜
而吾承以留都首邑公必將爲

國家加惠根本之邦則今日吾承之父老謳頌之他日
承之子弟世世而俎豆之續通志者且將舉爲
國朝名宦之弁冕焉則某等今日之言庶幾備輶軒之

萬一也矣

黃叔威曰作應酬文字而不染今時媚竈習氣以其用筆渾融措詞大雅也

送官子之蓋州序

王天子崇儒重道文敎覃敷從龍貴胄人詩書而戶絃誦

盛京以豐岐重地文治煥然一新壬戌之春余以謠諑蒙

恩貸得謫瀋陽公卿子弟願執經問字者接踵最後乃得晤官子官子三謁余不獲比晤則相叩以正證明道之學若不屑世俗紛華功利之爲者余爲一慰嗣余設塾官子從余受一經早夜不輟執禮必恭與語

輒領悟析疑問難或發余所未及者余意官子能相
與以有成也越明年而官子以資從鎮將榷稅蓋州
蓋荒瘠濱海之區而隸樞部從事者遷轉較他曹稍
壅人多規避不肯爲或得則戚戚官子不以動乎其
中惟以稍違其親兼不得就學爲憾旬日乃詳詢其
風俗利弊鰓鯢以米鹽凌雜殷商罷民之是懼推斯
志也庶幾恤民依而知本計者歟先儒有言曰爲民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官子當有道以處此也抑
吾聞君子於將行也贈以言蓋固濱海地也海之爲

國

德坎而能下。窮乎深以有容。其源遠流長。渾涵洋溢。
而無溪澗湍激漂瀑之態。故能翕陰吐陽。沐日浴月。
殊珍詭錯繁夥充物其中。而爲利於天下最大。吾願
官子之觀於海也。欲然以自牧。淵然其能受。從容漸
漬。盈科後進。而勿以矜炫淺迫爲事。由此而他日爲
家。任大事。決大疑。勲在社稷。澤在民生。而不自以爲
已有。庶無負正証明道之初心爲
國家多才之慶乎。吾知官子之終能相與以有成也。於
其別序以送之。

得一道人曰正大之言而不入於迂腐由其才大如海渾涵萬狀故也

金陟三先生曰酷肖昌黎

黃叔威曰首尾開合遊行自如中段瀨瀚奇肆恍入貝闕目覩百寶真才大如海也

田肯齋先生詩序

昔少陵處開元天寶時。自許稷契已乃鬱在下。僚崎嶇劍蜀其愛君憂國之志。既見於北征諸將諸篇。而觸緒興感。丙穴鄭筒黃魚烏鬼皆流連寄咏以寫其寥落牢騷之槩。而後世推爲詩家宗工。固豈獨在聲律字句間哉。亦以其性情所寄者遠。非齟齧者比也。肯齋先生中州貴胄。初筮仕得陪京上佐案牘之暇。委懷琴書輶軒往來。遂多題咏蕪城敗堞衰草寒烟。雪窖之土床。破壁之殘照。咳唾所及。皆成風雅。而鬱

翩卑樓龍性難擾時洩露於筆墨之外或者疑少陵
遭逢板蕩宜其感物多傷先生際
盛時早膺華紱而寄慨過甚得毋邊城風雪冰蘗難甘
志羨雄飛情傷鞅掌哉此未知先生性情之大且遠
者也夫仕無問大小期無負所學以行吾志而已上
之處廟廊秉鈞軸弘濟蒼生次則牧一方得竭心撫
字或秉鉞建牙保障荒陲或萬里節旄威行絕域如
是雖風塵勞瘁其爲斯世斯民者大矣先生抱負瑰
瑋而雅懷淡泊留都民稀政簡上佐職任鮮專趙張

天庭

之績何施縞綺之交寡合五陵馳逐旣所不爲折腰曳裾又所弗屑雖鳬飛京闕表拜

會不得排闥闈而矢音祇循故事爲往返以方剛之年車塵馬足徒僕僕於冰天沙碛之間故其感托情深隨事增慨人但賞其道羈旅之愁思寫邊荒之闇淡刻劃真切造語幽闢而不知其性情所寄者遠也先生氣甚和折節文士纏綿不厭焉天固將使其詩學日益精一洩留都長白巫閭之秘與少陵入蜀之作並傳耶抑更練其才邃其養以爲他時之稷契也

先生當必有以自待者吾不敢專以詩訛先生矣
得一道人曰頓挫曲折中却饒興麗藻采又復古茂
矜貴非唐宋以下所能也求之孟堅蔚宗之間或
近之耶

孫嘯夫曰其幽咽則稼竹孤吹其委折則武夷九
曲是得力於廬陵者

代張少京兆祝徐太孺人七袞壽序

昔陶士行都督八州樹勳江表母湛以封鮚還官事輝煌史冊李景讓母鄭從子蒞官政可否必白觀察浙西囂卒以靜三公爲晉唐名臣聲施天壤史氏以歸母教彤管之榮爲烈余貳尹陪京晤參佐子厚徐公得悉其太孺人懿行乃知閨閣之英古今未嘗不相及也子厚總角而孤太孺人勵栢舟操茹荼飲蘖者於今四十餘年矣其治家飭而有紀處族戚以和教子以義子厚筮仕司城輦轂肅然以最進參畱都

幕畱都爲我

國

家南陽潁川地。比年大工大役頻興。子厚性忼爽。遇盤錯遊刃有餘。諸同官樂爲領袖。或事關他曹。彼此相軌子厚。片言立剖。衆服其敏。諸當道皆器重之。京兆公倚爲重。余每羨其練達。後乃知義方之教。有自也。蓋太孺人從子厚。蒞官子厚。動靜可否。必以請而晨夕承歡。進饌之暇。孜孜訓誡。惟是奉公勤職。以無負長官倚任至意。以故子厚政聲重。陪京而廉隅自矢。敝裘羸馬。有懸魚塵飫。風歲丁卯。陽月之望。爲太

孺人七袞誕辰諸同官遣餌長安詣余屬一言爲太
孺人祝余惟

聖天子方不次擢廉能吏以風天下子厚方剛之年其精
勤幹略不減陶李二公他日節鉞方面大有建監以
垂聲當世金章紫綬魚軒象服爲太孺人榮者正無
窮期也。至於閭德之詳與陶母李母先後競烈石渠
天祿諸彥方將修女宗之傳爲史乘之光則余今日
之言庶備輜軒之萬一也矣諸君其以余言爲太孺
人敬進一觴

得一道人曰題面最俗文能雅飭如是自是名手
孫嘯夫曰覩良玉而識昆岡之厚挹旨水而知醴
泉之深頌闡德者自應爾

送孫鳴玉序

余居東之六載上谷鳴玉孫子遊學留都從予執經者數月以大比屆期辭歸臨行欲得予一言以別予惟古君子於將行也贈以言微孫子請予固不可以無言也昔人謂太史公周遊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疎蕩有奇氣孫子由畿輔歷遼西東踰軍都望碣石而探巫閭所見博矣亦知留都東北有所謂長白山者乎是固中原學士大夫輪蹄所罕經者也吾嘗考之圖乘訪于土人山蜿蜒磅礴千餘里高萬仞其麓

百泉雷轟星迸匯爲三江東北爲混同最大次西南折爲鴨綠東南界朝鮮爲土門皆盤旋委折遠者數千里近者千餘里而後入海其所產爲鱸鮪爲鯨鯢明月夜光之珠文貝石砮之屬奇珍怪錯不可數計而溯源於萬仞之巔一潭而已潭之四周五峯實環之登峯而望窈乎其深莫測其渙也淵乎其靜非有急湍飛瀑淜湃奔騰之勢也而洋洋溢流衍從容布濩經高岩踰廣岫隨所觸激靈氣蒸變遂極天下之大觀蓋未嘗不嘆造物者之奇嗚呼學問之道亦如斯

而已矣。孫子自總角爲制義之學，有聲庠序間一再不得當。亦嘗加意揣摩，求於王唐諸先正而復範以時趨遇學士縉紳，輒質疑問難其于此道或者其庶矣。雖然，儒者讀書窮理，獨爲制義云爾哉？即以制義論，有明三百年成弘嘉隆名公鉅卿人，不能數篇篇不能數句，乃知此道之難言也。近世文士沾沾據目前所得，謂可橫絕古今。迨夫得失相際，而欣慍生人已，相形而愛憎起，嗚呼此何異執蹄涔盃勺以侈逞渤海之觀者乎？孫子吾知其能免此也。孫子今已悔莫

所作假由此而日積月累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
視昔也故吾爲道長白山川之奇以六字爲孫子進
曰深其心靜其氣

得一道人曰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可想其奇崛
之妙

孫肅夫曰奇峯插天時有烟雲卷舒其際

黃叔威見山堂集序

先王之造士也。先之小學之教，使博涉于禮樂射御書數之途。然後進之大學，使之誠意正心，以求所謂修己治人之大。故其時士皆文行兼修，明體適用，以副其上之知。戰國秦漢以來，聖教不修，學術漓駁，功利富強，管商申韓之術紛紜並進，然猶人各抒其真實所得，以自見於上。上亦各就其所長而用之。自近世以制義取士，家孔孟而戶程朱，語性命則抉奧洞微，譚治功則崇王黜霸。雖英奇卓犖之士，不無出乎

其中而言與行違迂怪貪慾傾險鄙劣往往而是也。是豈所學之不正哉良以剿襲陳言不由胷臆是以其真不出也于是一二英特者流思爲詩歌古文詞以自振拔掇班馬之糠粃竊陳隋之月露自詡古學卑視一切然其黨同伐異標榜矜張謂儒者學術事功不外此及試之實用則空疎寡效與帖括者均而妄加甚嗚呼如是而欲得天下士宜何道之從余嘗上下古今竊以爲論文章者求其真而已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問有真學問而後有真事功此不易之。

論也。黃君叔威總角時其尊人仲丹先生作令盱眙
因往來游學淮泗間以詩歌古文詞與諸名宿倡和
不屑爲帖括之學已而吾鄉張蔚生先生進秩京邑
叔威恩一覽長白巫閭之勝以發其胷中之磊落策
蹇從出榆關縱觀留都

宮闕其意氣可謂壯哉余方沉牛馬中叔威來相視相
得歡甚携其所作示余屬余一言余伏而讀之其詩
歌刻意少陵出入盧李古文詞則歐曾之亞余意其
技不止此且未熟悉其性情不敢輕以一言論定也。

謝曰學與年俱進者也余馬齒三十有五叔威長予一歲吾曹方汲汲務讀書毋輕言著述且人苟自視欲然將日新方異今日之珠璣異日視之皆糟粕也叔威他日方糟粕之吾乃執一班譽全豹何輕量天下士越明年予初度叔威贈予古詩八首則居然顏謝庾鮑間矣間爲古文詞駿駿乎東京而上矣晨夕過從議論皆探本原務經濟恥雕蟲弗屑矣余喜其技果不止此也而叔威素友愛伯兄採藥名山不返每語及淚淫淫盈睫也性和易坦直酒後歡呼歌肅

不飭邊幅。至受人一言寄托。不得當徘徊輾轉。不自安。予益喜其性情之真。知其學問之有本也。予爲叔威歌招隱。乃就試留都。以大比入長安。方將博觀皇居之壯麗。苑囿倉廩府庫之富饒。掇巍科。歷館閣。與諸名公卿大夫遊。益深其明體適用之學。將所謂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問。有真學問。而後有真事功者。將于是乎遇之。詩歌古文辭云乎哉。故于其行也。爲之序。因以贈別。

得一道人曰。有此識見。可不作序。有此識見。方可作

序以古文詞自詡者應當俯首氣骨當在昌黎盧陵之間

孫嘯夫曰元黃滿目而浮漂不掃操觚家通病也得大篇足以起衰救弊

代送王峨園計部入都序

峨翁王公由計部調留都別駕。經年復以計部內擢留都紳衿。父老不憚千餘里走長安。乞余一言以銘公德者。余稔知公由大行陟郎署。以精勤敏練見器。當事遇盤錯游刃有餘。其奉使吾閩也。輶車所歷。題咏殆遍。遠人爭重。性慷慨重然諾。折節貧交義。聲重朝野。顧歷留都未久。何以得此于紳衿。父老願悉其詳。得揄揚萬一也。衆僉曰。關外俗樸不習文。不能飾詞爲諛。微公下詢。敢不道其實。遼左爲

發祥

地編戶率招徠絃誦初起當事鮮重士士亦不復知自愛公下車禮遇青衿以間設饌集諸生講課手自評閱使習先輩大家又拔其尤者賚以楮墨士翕然知學公職司榷務顧土曠民貧牽牛服賈無幾而旗人雜處強豪梗法當事莫敢誰何惟一二窮氓是索加以胥役侵漁逐末者且重困公方嚴有威望守冰蘖不可干以私親歷閭閻不假權于下旗人完法必懲富豪莫敢匿而負販瑣屑悉與蠲去以故頌聲遍城市至于羨餘悉入公帑且捐俸葺治官舍使數十

年頽垣傾宇煥然改觀公已內

召

特新此以遺後來之同事其豁達之量無我之懷充
見聞所罕也余驚羨者久之因思古將相名臣其勳
業卓卓在天壤者可指數如晉之陶士行唐之狄梁
公其節槩幹略公庶幾近之乎陶士行領樅陽時卽
爲名流推重及都督八州弘獎士類見代之日軍資
器仗牛馬州船皆有定簿自加管籥而狄梁公歷度
支曹郎時卽按劾不避權貴朝野震肅以公器局他

目爲

聖天

松鶴山房文集

卷之九十七

子任節鉞方鎮入則爲公輔霖雨蒼生其經綸當不
亞陶狄二公其設施于別駕者未足騁驥足之萬一
也公旣新衙署自作記謂凡事不欲以苟且處之卽
此亦可覩公之素養矣爰述父老言以贈
得一道人曰惜墨如金不爲訛詞溢美然其人已足
傳矣

孫嘯夫曰顧述處無一溢美之言洵乃麗而有則

壽徐元賓序

大中丞金公持節撫七閩。閩之紳士父老子弟謳誦如父母焉。旣而蒞浙其苦心倍在閩時兩浙之戴公猶閩民志也。未幾以謠諑得蒙

聖恩

徙瀋陽浙之紳士父老子弟數萬人號呼攀轅卧轍車騎不得前率買舟追送至吳門猶依依不忍去好事者爲繪圖紀其事錢塘元賓徐先生以受公知最深獨忼慨間關相從抵遼左風雨晨夕與俱予因得讀先生詩若文若干且深服其明大義識所依歸也

孟秋念有七日爲元賓先生誕辰邊城濁酒無可爲先生壽者余因捧誦先生詩若文因執爵而言曰昔太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跌宕有奇氣而蘇子由因欲縱觀京師宮室苑囿之大天下名公鉅卿賢人傑士以激發其才思余謂是說固然亦顧其人何如耳苟非讀書知大義悲天憫人之意鬱乎其中而磊落浩蕩之氣充乎其外雖足遍五嶽亦不過寫其山川景物道其騷人墨士羈旅無聊之思已耳亦何足傳萬一哉元賓之來也自浙水歷吳門抵蘇

市度榆闢揖巫閭碣石縱觀留都

宮

闕其于遊可謂壯矣當其偃仰丘園積學砥行一舉受知當世名公鉅卿方將出有所建鑒以上報朝廷者報稱知己乃一旦聞公倉皇解綬單車出境舉國彷徨攀留不可悲歌塊壘填塞胷臆及至相從出塞策蹇迎風敝裘衝雪牧馬悲鳴鈴鐸啓路與公去國離鄉蒼生社稷之思相爲激發則抒爲文章當爲怒潮之震蕩落葉之蕭森金鐵之鏗鏘大塊之噫氣彼其胷中至性大義當有過人者謂盡得力于名山

大川其信然耶否也雖然東南輿望迫矣

聖天

子早夜痡癢斯民行名我公節鍼東南且霖雨天下元賓亦將抒所學以報知己將退之所謂和其聲以以鳴國家之盛者黼黻休明鼓吹風雅將于元賓聖之敢執余管窺所見以諛元賓之萬一哉敬以是言爲君壽

得一道人曰不過作一篇好文字耳而附驥者幸矣孫嘯夫曰元兄間關千里冰雪三年得此名作足以不朽令人未能免妬

代送張少京兆入都序

留都我

國家發祥重地山川靈秀特鍾自我

太宗文皇帝首崇

文廟將相名臣後先相望暨我

皇上重道崇儒山陬海澨翕然知學近復增設學宮八旗
再行科舉家絃戶誦盛于曩時而能仰承

聖天子作人至意加意培育使士心鼓舞英彥蔚興則實
自我振翕張公始也公早歷郎署勤敏有聲稱及分

特簡

憲嶺南以廉明多異政遂膺
已而貳尹陪京

命下之日東土人士相慶蓋公早歲學識贍博在長安時優游簿書常與館閣諸名宿倡和風流文藻豔傳遠邇公又虛懷下士好獎借人倫故東人士得從他縉紳先生後稔聞公名咸喜以爲得學識如公虛公廉敏如公後生小子之必有造也八旗取士額甚隘公甫下車卽特疏代請得

旨廣額倍於初關外未能多致書籍公之蒞東卽携詩

疏大全以行命諸廣文詳爲講課歲科兩試悉杜苞
苴請囑而所拔皆知名士國學生鄉試近例由學使
者錄送前此視爲故事公加意簡閱人競自奮遂悉
得英雋置前列榜後呼名面訓以經旨奧義文章體
裁兼以遺卷發學宮示諸生皆字櫛句搜詳爲評抹
苟一語可錄亦爲之咨嗟嘆賞以故受知者樂其甄
陶卽被擇者亦莫不服其無私爭自濯磨冀得蒙伯
樂之一顧也

子疇咨卿貳進公納言將入長安留都人士奔走乞

聖朝

一言於余以誌公之教育者余惟昔范文正公經略涇原威震西夏而忠宣公克世其家以博大敦篤爲元祐名相史冊以爲美談公尊公大人襄壯公保障西陲功在社稷公復以文教培育畱都他日有爲歌雲漢作人菁莪棫樸者推原所自以公爲稱首誠無愧乎古大臣以人事君者矣況公方強仕之年從此阿衡待十霖雨鹽梅其勤之鍾鼎而著之竹帛者文正忠宣又豈能專美於前哉敢書此私爲

聖朝
得人慶焉

代朱卽山壽鐵率吾太翁六十序

嘗聞盛德之報。不于其身。必於其子孫。蓋積善餘慶。光大門閭。天道固不爽也。史傳所紀。孝義隱君子多矣。以余所聞。率翁太翁。有可稱述者。翁姪孫式之爲余午闈所得士。恂恂儒者也。詢其家世。則源自西域。廣寧著姓。後乃隸籍承德。乃祖與率翁太翁皆以長者見重里閭。率翁天性淳孝。其尊人病篤。翁剗股以進。困而復甦。事繼母盧承顏色。養得其歡心。以陶計術。自隱重然諾。好排難解紛。賙人之急。義俠忼慨。都

人士莫不知山海以東有率翁先生也歲丙寅季冬之吉爲翁六袞誕辰族姓親知以余有通家誼走長安丐余一言爲壽余觀晉王休徵以純孝重當世顧行年六十始以別駕應辟至晚乃歷三事而後世子姓登將相者數十族望冠天下盛德偉略顧不早自樹立而晚乃遭逢且昌其後嗣彼其積之者厚光始遠也留都

國

朝發祥之地定鼎以來武緯文經依附日月而際風雲者不可數以翁之權奇倜儻取青紫何啻拾芥顧

翛然自遠寄跡市塵。豈天故遲之使待王休徵別駕之年。將以大其設施耶。抑所謂盛德之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其積之益厚。後嗣之光益遠也。今長君允修以太學試州佐。而六郎求孚將爲。

國任干城之寄。子姓十餘孫枝。振振皆國器也。翁方以黃髮兒齒之年。榮膺綸綸

綺其子人世之福澤。功名固可以天道信之。而知其不爽矣。而余顧有進者。

國家四十餘年以來。留都之王侯將相。不知凡幾。其間

令名大業赫奕天壤而不能終始者又不知凡幾也
而公方怡然日乘款段駕鹿車翹翔都市家日益豐
義聲日益著子姓日益蕃其視諸君之朝榮暮蹙又
不啻從十洲三島中閱滄桑之人世是翁之識趣固
有大過人者世俗之福澤功名不足以壽翁而翁之
自壽者當無窮期也試以余言質之太翁翁當欣然
以爲知我矣乃序其意爲翁壽

得一道人曰祝壽之言却從功名富貴外想出一段
曠達自得高出世人處正恐當之者難耳

送阿蒼霖公車入都序

歲庚午吾門預秋試者六人錫山吳生在副車獨阿子蒼霖獲雋旣公車入長安蒼霖以紙屬余一言予惟古君子贈行之義微蒼霖請固不可無言也昔范文正公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士登賢書則致身之始也

聖天

子弘闢門之典使從龍子弟皆受經治舉子業豈徒欲其習呴嚦握鉛槧工雕蟲技已哉良以天造草昧之始多嵩生嶽降之彥不事口耳皆能爲國家櫛風

沐雨宏造大業至承平日久必潤澤以禮樂詩書庶
幾獲明體適用之儒爲億萬世治安之計士生今日
與斯選者當思何以仰承

君父

意也蒼霖從余兩載於制義差具苦心假從此策名
南宮逐隊中秘得母謂一第畢吾事乎尚其思讀書
窮理砥行修身誠敬以事

君父

寅恭以和僚友以其間究心禮樂兵農之實蹟毋以
政事之得失徇情面毋以公庭之可否任吏胥毋以
私意之愛憎樹朋黨從此身躋大僚當思爲

國

君。

家持大體。培元氣。扶樞善類。激揚風節。庶幾蒼生祚
廣。堯舜吾。

所謂以天下爲己任者。諒如斯乎。蒼霖天性。淳摯且
恬靜。不事聲援。倘母以世俗功利之見。淆其初而以
遠大自許於余言。或不負也。故於其行也。贈以言。且
願及吾門者。共斯志焉。

得一道人曰。贈行以言。前輩皆有勗勉之語。然或偶
舉一隅。或因人規誨。此則以絕大議論全副作用。
相期知得此者。自是傑士。乃竟早赴玉樓。又難免

一慟矣

孫肅夫曰敦勉有體

代舜少司馬賀王佐領擢防守尉序

國家景運方亨則必有負奇猷大略之士爲效折衝
禦侮之資而川岳之氣所鍾或特盛於一門有若唐
之李臨淮宋之吳武安皆以弟兄許國焜耀一時而
聲施後世

盛京我

國家發祥重地王侯將相頂背相望而一門昆季聯鑣
並駕爲

國虎臣則推我季翁諸兄弟爲特盛予曩在長安佐申

山陵勤

樞卽聞其伯兄治郵傳能以恩卹下驛政釐舉而仲兄董役卒翊衛

於其事公早嫺黃石陰符佐戎帥幕兩度大漠宣威
萬里外長安諸公卿咸器重之余旣承乏奉天司馬
得與公交益悉其先世事蓋自尊人太翁以孝德見
重鄉邦源遠流長子若孫厚食其報公能事二人以
孝事諸兄以謹撫弟以慈才識通敏遇盤錯游刃有
餘帥幕事有疑難公卽慨任之而豪邁忼爽然諾遂
果與佐領李公爲總角交數十年膠漆無間以故凡

自長安抵留都者莫不願交驩公昆仲不啻季布季心之諾已也歲乙亥之夏鎮帥遴異材督習火器進

公防守尉兼轄四旗

聖天子

方揚旌瀚海勒銘燕然屬公督貔虎以俟于是留都親知咸欲得余一言以頌颺公勳德者余惟昔臨淮武安兄弟皆遭時會以取功名今

聖世

萬里車書八荒清晏公之昆季皆負奇猷大略母亦唯是養威標聖使天下咸知畱都有方名之臣而一門子姓願皆以孝友盛德如晉世王休徵之子若孫

將相名臣相繼斯則天所以爲尊人太翁積善之報而慶之方來者亦正未可量乎畱都親知諸公皆欣然謂余言之不爽也於是乎書之

得一道人曰恬雅更饒精采

壽黃叔威序

遼河折柳喜五年得過鳴珂燕市停車幸八載再逢
叔度時則蓐收令肅青女粧成玉琯調無射之聲好
譜驪歌妙唱璇璣紀降婁之次欣逢麟紱嘉辰幸龍
劍之雙逢擬鵠籠而私祝蓋聞九苞雲翮靈響本毓
丹山千里霜蹄權奇原鍾赤水循卓則潁川第一淵
源亦江夏無雙繡褓占太白之凝精雕弧慶瑤光之
煥彩人誇犀角驚辨鼠于髫年衆羨鳳毛擅雕龍於
早歲肩吾父子接武騷壇孝綽弟兄聯鑄藝苑乃仙

伯忽高採芝之興。文星獨馳掞藻之雄。咳唾珠璣傾
泉源之萬斛。心曾海嶽灑風雨于九天。秋實春華合
庶子右丞之勝。清新俊逸兼參軍開府之長。而且冰
雪肝腸。恥言阿堵。虹霓意氣。直擬無懷。旣贈紵以定
交。不爽季心之諾。倘望門而投止。寧論郭伯之施借。
鴻筆黼黻廟堂。則典冊高文。相如豈讓出譖。懷運籌
軍國。則流涕太息。賈傅何慙。君乃抗志羲皇。寄情箕
穎。龍媒顧影。恥從東野追風。豹變韜文。姑隱南山。致
霧偶作臨印之客。遂爲湯沐之遊。自山巒嶂層巒。藉

任筆沈詩點染黑水千流萬派假韓潮蘇海波瀾間
訪季布於傭家遂識鬷明於堂下從此棊聲琴韻幾
忘霜滿枝頭茗椀詩筒莫問參橫花底殘杯抵掌三
十一代興亡短塵披襟三百六旬月日爾乃鹿鳴待
饗余爲歌招隱之章龍性難馴君仍賦歸田之什顧
板輿幸旋故里而菽水莫佐高堂仁祖可依聊復貸
仁人之粟荊州舊識何妨投尺素之書簷葛香中珊瑚
架筆桄榔樹下翡翠傳箋遂使海藻嶺梅爭投江
夢蠻煙瘴雨盡人奚囊猶復訪親串於秦關驢背歷

三千險隘考輿圖於朔塞馬蹄踏百二河山孤城楊柳興歌大宛葡萄入譜望白雲於日下長鋏東來瞻紫氣於斗間歸帆南指愧予蠖伏一紀多行吟澤畔之篇蠹蝕半生鮮楓落吳江之句君乃癖同痴嗜寶類枕珍置懷袖何止三年藏篋笥幾於什襲已奪盈川之藻自信前盧思脫潯獄之冤偏殷說項以此故交情深管鮑領蓋俠慕原嘗解橐爭授棗梨揮毫獨推弁冕奇非長吉昌黎寵以高軒豔謝太冲皇甫贈其重價榮逾華袞報愧瓊琚余以邂逅吹簫君乃流

連投轄行當分袂喜值覽揆慙霞醴以何陳敢擬兕
觥之獻佐雲璈而入拍聊裁駢體之詞所願卞氏連
城早登瑚璫珪璋之選天孫雲錦終補山龍藻火之
章百尺清廟良材莫擬黃花三徑千尋豫章巨蔭何
矜叢桂小山庶鼎鼐得藉鹽梅野老共荷含哺之賜
瀛寰共霑霖雨潤鱗亦資餘潤之波矣

得一道人曰思致浩瀚磅礴而寶光異彩隨手揮灑
而成由其氣吞五嶽曾羅萬卷故能雄快富麗至
此使觀者如入龍宮海藏但見奇珍瓊異燦爛奪

目真駢偶中有數之作也

楊道聲曰組五紋而綺錯金百鍊而光生以彌綸六合之餘爲雕鏤一楮之技擲米成丹固屬真人遊戲抑亦子期當前不覺心手交暢也